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每份售六百元

第一卷　第十四期

新疆變亂記略（專載）　周東郊

新疆問題

抗戰勝利後中國地圖之易色（地圖）

新疆外圍圖（地圖）

阿爾泰山的烽火

阿山區略圖（地圖）

伊寧事變

伊犁區略圖（地圖）

伊寧市略圖（地圖）

塔城的淪失

塔城區略圖（地圖）

南疆的動盪

南疆略圖（地圖）

和平談判及其後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　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徐　盈　馬寅初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　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胡先驌　馮友蘭　傅斯年　楊　剛　楊人楩　曾昭掄　趙超構　葉公超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清廉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　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　絳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歌川　鮑覺民　戴世光　蕭　乾　顧翊羣

撰稿人

中孚興業化學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CHUNG FU HSING YEH CHEMICAL PRODUCTS CO., LTD.

本公司係國內規模最大首先自製染料之工廠總廠設上海縣閔行鎮佔地百畝分廠設上海市歸化路以最新式機械製造各種染料紅丹黃丹及其他化學製品等均經國內各大染廠及化學廠採用認為品質優良實駕乎舶來品之上但本廠乃未敢自滿尚須精益求精以翼挽回漏卮于萬一而副諸君提倡國貨盛意茲將出品項目開列於后：

鐘斧牌 127 青光硫化元

鐘斧牌 126 青紅光硫化元

鶴牌紅丹

鶴牌黃丹

總公司：上海天津路一九五弄五〇號　電話：九〇一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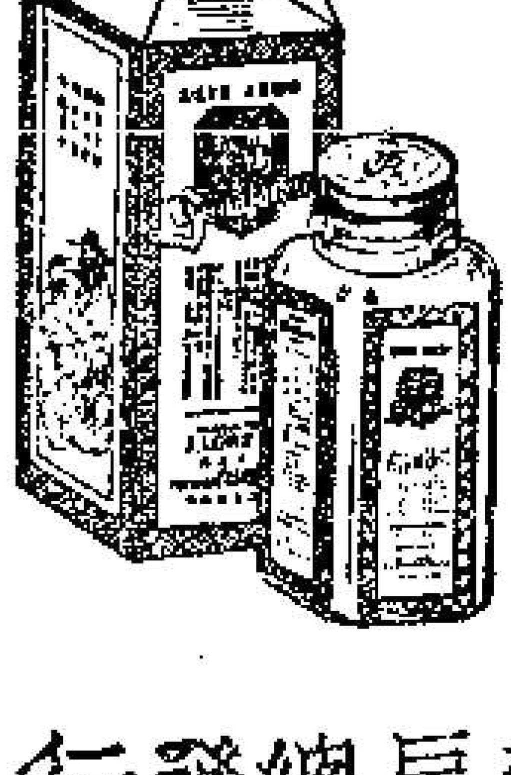
閔廠：上海縣閔行鎮東

滬廠：上海歸化路三八三號　電話：三六九八七　電報掛號五九一一

醫藥界一致公認惟一全能大補劑

賜爾福多

延年益壽粉



本劑功能滋養神經，孳生新血，振奮精神，增強體力，凡童年發育不良，中年操勞過度，老年精力衰耗，及一般體質虛弱者，服之均獲良效，而於貧血腦衰精虛腎弱諸般虛損症候，尤為適合。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專訂

英美書籍雜誌

東亞書社

△門市部　上海四川路三三一號　電話：一九一三六號

△總管理處　上海九江路中央大廈一〇四號　電話：七六一五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 第十四期
卅五年十一月廿九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零售：每冊六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寄者先付一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請註明定單號碼。

本刊的傳統

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新疆變亂記略專輯

周東郊

編者前記

十月中旬，我們收到蘭州讀者周東郊先生投來「阿爾泰山的烽火」一文。其附函云：

編輯先生大鑒：近數年來，國內人士對於新疆局勢，因伊甯事變益加注意。但以過去消息封鎖，即局內人亦多不識眞象。盛氏去後，新入新土者，又多不能悉心研究，搜求材料，故一般雜誌雖有介紹新疆情形者，輒多錯誤。敝人從政邊疆十四五年，所得材料，不敢自誇翔實，但與各族相處年久，及深入當時政治核心，尙敢云知他人所未知。去歲以來，草擬各項文稿，當時未能問世。貴刊自創刊以來，本人逐期購讀，深感無任何政治成見。際茲時日，非楊即墨，貴刊超然可喜，而新省事變經過，亦實有介紹國人之必要。故暫先於成稿中摘出數段，簡括其詞，題為「新疆變亂記略」，內分「阿爾泰山的烽火」，「伊甯事變」，「塔城的淪失」，「南疆的動盪」等篇，僅述事實，不加論斷。茲先將「阿爾泰山的烽火」一文寄上，如蒙採用，再奉其餘」。

東部讀者，對於邊疆情形，極欲瞭解。但是一般報章雜誌，對於此種材料，極難得到。因為路途遙遠，內地人士對於邊疆情形，隔膜已久，一個做編輯的人，有時即使收到一篇有關邊疆的投稿，因為自己所知有限，對於來稿所述正確與否，甚至有無背景，不易判斷，以致極難決定取捨。當我們讀完了「阿爾泰山的烽火」以後，至少此文確是「僅述事實，不加論斷」。我們當即去函作者，請其將其餘各篇，悉數寄滬，並請繪寄地圖，酌附照片，復請自述簡歷，使我們對於作者可以有一個簡要的介紹。

十月下旬，我們收到作者續寄五篇，地圖七幅，照片數幀；現悉刊載本期。作者自述其簡歷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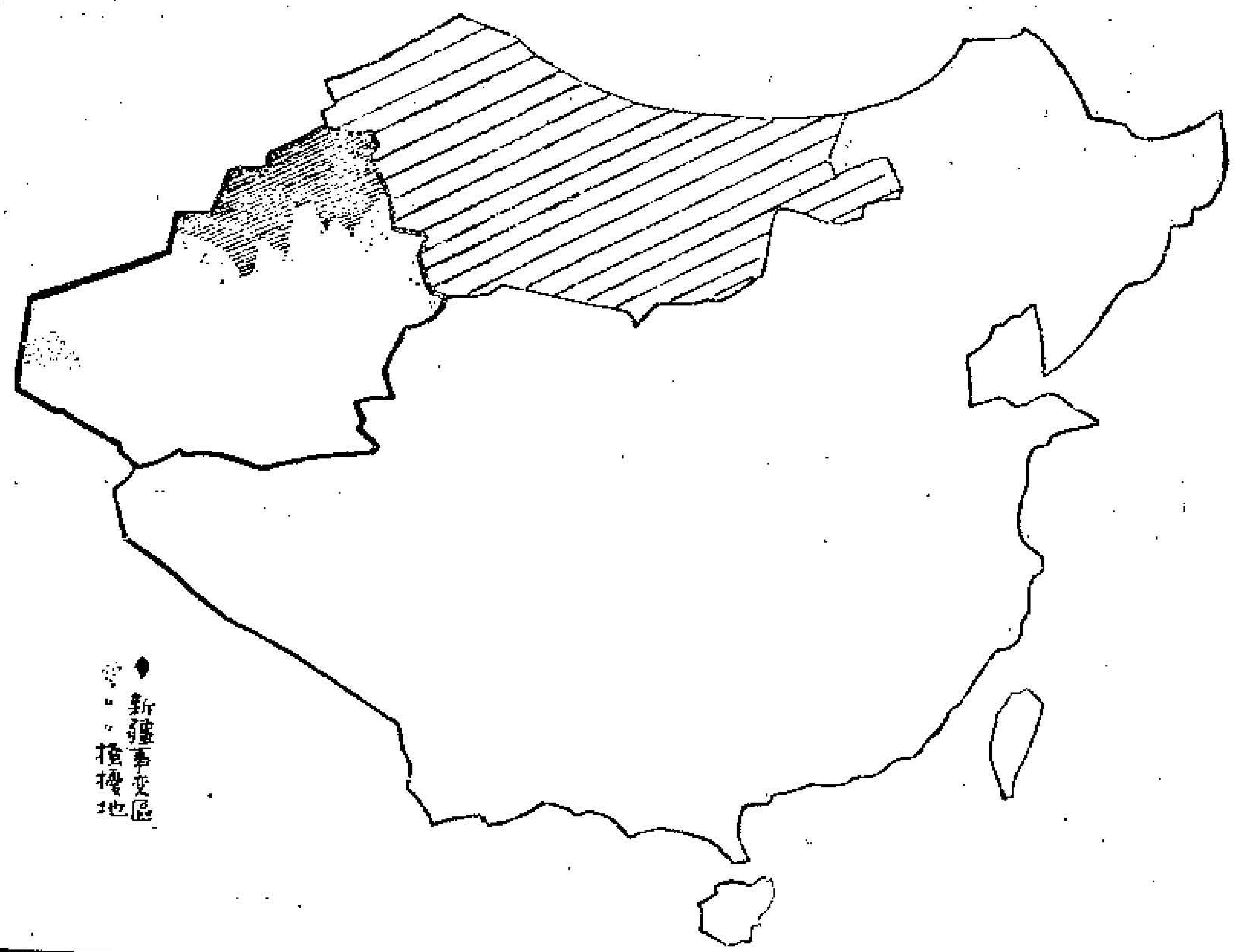
十三四年前曾在平、京一帶從事譯述。過去曾流浪於日、鮮等處。十二年前來新疆，歷在新聞、教育、軍政等界服務。身歷南北疆，並從事於邊語研究。二十五年往蘇聯、外蒙。二十七年春經前政府投獄，與各族人士相處於禁錮室者凡八年。自此獄生還者不過百數十人。前歲冬自由後，曾在軍政等界任職，並担任新疆學院講師。最近來蘭，擬往北平，因多種原因，不克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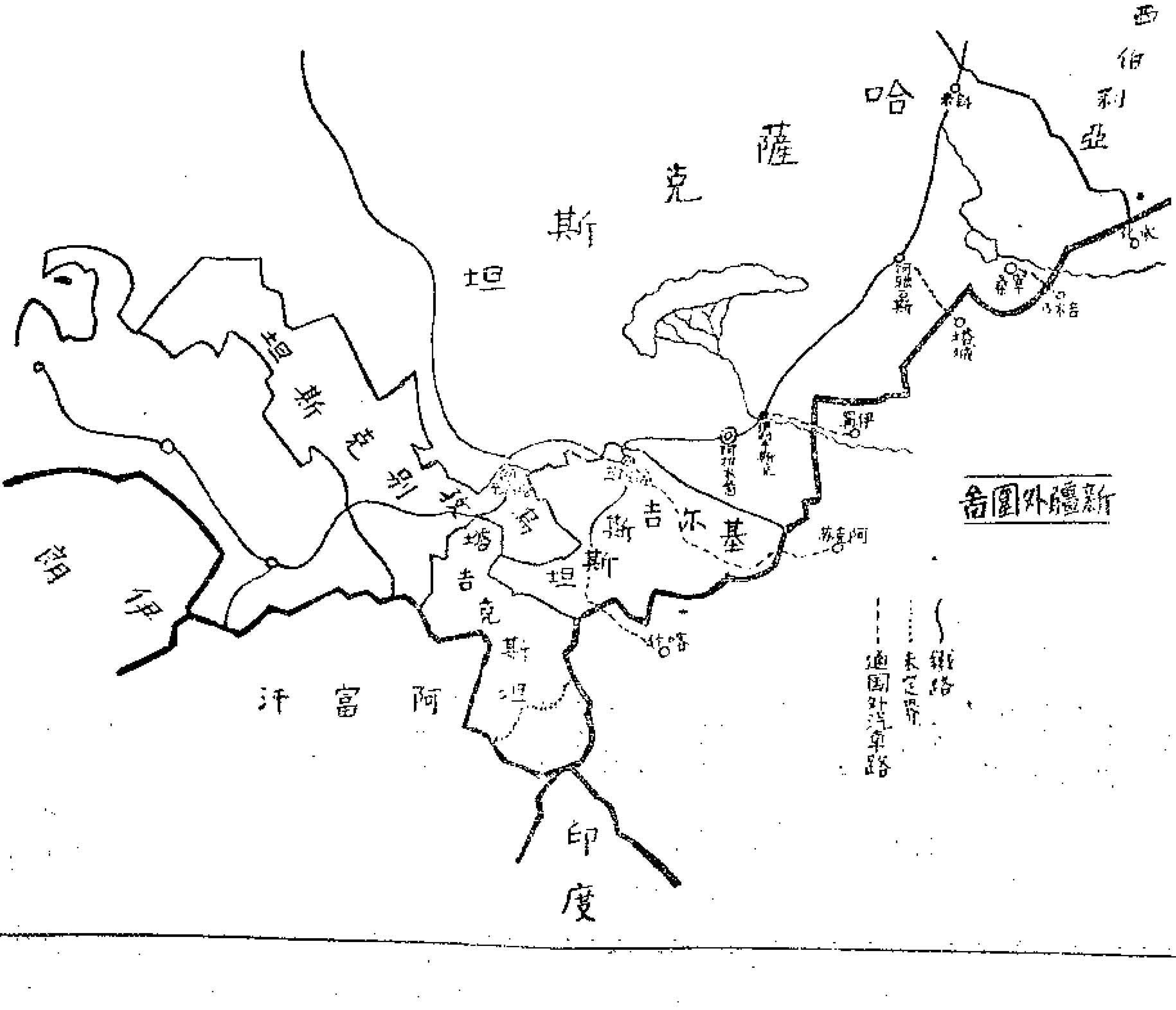
我們審閱以後，決定出此專輯。我們希望這個專輯對於內地的讀者，能成為關於瞭解新疆的一份不易多得的材料。南京正在召開國大，政治氛圍，亂騰一團；縱目大局，危機四伏。我們在此時出此專輯，或者能使大家的頭腦稍為冷靜一下。

•

編者

抗戰勝利後中國地圖之易色





新疆外圍圖

新疆問題

（新疆變亂記略引言）

新疆被國內人士注意，雖然是最近幾年的事，但它早已經是組成中國版圖的基本區域了。我們如果把承化、塔城、伊甯、阿克蘇、喀什、莎車和和寘幾個基點用弧線連上，再以蘭州、拉薩、西安、綏遠作基點，向上述各地作條放射線，便會了解它對中國國防上的重要與決定性的作用了。無論現代胸襟博大的政治家怎樣高唱國際主義，各國也都以實現國際合作爲口號來自炫，但是我們矚目事實，尤其是戰後的歷次國際大會，各國還是以自國的利害爲基礎，在鬥角勾心，自己的心也會悚惕起來。以中國土地之廣大，人口之衆多，問無擴展領土剝削他人的必要，當國者也未嘗有這種意圖，可是五千年來我們民族所托的江山，我們國家賴以生存的主權，則必須加意保護；我想這一點國內任何黨派也不會加以反對的。百餘年來我們所受的國際束縛太深了，四萬五千萬同胞，在這束縛裏過着水深火熱的生活，難道八年來的民族鮮血流後還照舊在荊棘上滾麼？——但是不幸得很，抗戰勝利的前夕，這塊建國基礎的西北竟被黑影遮上，好像十五年前的九一八事變在這裏再開一次場。新疆事變果眞和九一八事變一樣麼？不，這裏有許多錯綜複雜的原因，而其鑄成者是新疆治者本身。

伊甯事變發生于三十三年十一月，是以「民族解放」爲口號而幹起來的，但是新疆局部不甯還在二十九年春便開始了。在那時，並無所謂「民族解放」，只是阿爾泰東部牧民不堪當時新疆政治的迫害而揭竿起事罷了。他們的呼籲不在反對漢人，而只是要求政府釋放無辜被押的牧民，撤出公安局……等等有關政治的事件。三十年再度變亂，目的也只是在要求政府撤消在阿山的礦業考察團，及再將二十九年的要求重復一遍。在當時，新疆土著人民擔怕的是新疆政府赤化，而未曾反對漢人。因爲他們親眼看到在新疆的漢人所遭遇到的，比其他各族還慘；並不是漢人在壓迫其他民族，而是恐怖政治在控制着毒害着整個寓于新疆的人。因此我們說新疆事變是基于政治問題，並非基于民族問題，這個論斷不僅可用於今天的新疆事變，就是對同治以來的歷次新疆事變也都可以應用。

中國政治一直到今天還未脫離官僚形態，除了少數有天良的人尙在爲國家作事以外，一般的只是爲自己作官。爲自己作官，要百姓只是爲了享受，爲了作威作福。對百姓的生活不去管也不想管。官縱然是漢族，但對任何民族都是「一視同仁」，而未曾對誰縮短其剝削尺度。新疆是中國塞外的一省，民族雖然龐雜，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雖都有其特色，但是新疆人是很溫順的；就是被一般人認爲剽悍的哈薩克人，如果同他們久處，也會發覺他們的偉大的忍耐性。新疆地廣人稀，天予頗厚，人民很容易獲得溫飽，這使着他們只祈求着人們別來打擾他們，改變他們，只要讓他們過太平日子，縱然自由空氣較少，他們也會把眼淚流向心裏，忍耐過去。民國以來，統治這地方的官僚們，只有揚增新把握住這一點，十七年來，政簡刑輕，給自己的官位打下了安定基礎。但是國　簡官任吏的目的不在敷衍事局，最低的要求也得富裕民生，澄淸吏治，給人民以自由，給人民以智慧。新疆人民縱然能忍耐，但人民公僕卻不應利用這一點來愚蒙他們，要弄他們。他們終有不能忍耐的一天，終有覺悟的一日。金樹仁主政後，才力既不若楊，對人民又加了許多壓迫，終致二十二年的哈密事變。人們常說新疆三十年一小亂，六十年一大亂，這並不是說新疆人好「犯上作亂」而正是說明新疆人能容忍，正是說明官僚們繼續在這裏釀造亂因，亂因到達飽和，人民忍無可忍，再遇到一些偶然事件或外鑠作用，便擴成了流血慘劇。我們應該明白，愈是能忍耐的人，其肚皮裏積存的毒恨也愈多，一旦暴發，常常幹出來許多殘忍的事情。因爲統治新疆的官僚們多係漢人，而若干經商南北疆的漢民與貪鑿不法的胥吏，平時又未免倚勢欺民，於是每次變亂，暴民們積存的憤怒，便洩在整個漢人身上。實際上被殘殺的多數漢人，卻和暴民們一樣，也是受官僚們的剝削壓迫的不自由的人。

哈密事變，擴及全疆，加以馬仲英氏西來，全疆的元氣被耗損得過重。盛世才貪緣得獲政權，並漸漸地統一了全疆。可是盛氏僅僅從新疆過去歷史上取得一點暫時有利他個人的教訓：即新疆地處邊徼，地方遼闊，交通不便，外有國際的覬覦，內部常潛伏着政治野心家，不時思逞；而卻未會留意到新疆人民所蘊藏的力量，未曾留意到過去欺騙、要弄，高壓政治的失敗，所以十年來他還在那裏釀造亂因。在盛氏個人講，他取得政權並非由于己力，所以登台不久，便把四一二政變的發動者陳中、李笑天、陶明樾殺掉，不久再把東北義勇軍的將領鄭潤成、應占彪等人捕押，祕密處死。盛氏爲了種種原因，不能不表示他自己如何「前進」，所以號召人們來研究社會科學，提拔各族人士到政府機關來担任要職，高喊反帝親蘇等口

號。但是他本身却非常怕，尤其怕他所聘請的顧問、教官們。於是他自己擺的陣，自己不能不加以破壞，破壞的方法便是製造陰謀案。盛氏的果決、聰明：：是值得人佩服的。每一次案件製造得都很像。到後來他又邀請中共來新，可是他對中共更怕。最初叫他們服務於文化、教育界，以後把他們的大部份都派到南疆去；那裏的人絕對不會接受共產主義，而中共人員都不通當地民族語言，英雄也就無用武之地了。三十二年，盛氏因時乘便，擺脫了另一種勢力，而歸命中央。當時新疆人民對他的這一舉動，歡欣無似，以爲此後將會稍鬆些脖子上的枷鎖。可是盛氏却怕三民主義眞地使入新疆，却怕中央派來的人眞地在他的臥榻旁鼾睡，於是在湘戰危急，豫西失陷的當時，再製一次陰謀案。十年來新疆各族人民所遭受的眞是有史以來的浩刧，不只是監獄、祕密屠殺、財產沒收、家庭殘破、家族親屬配遣，每個人的精神都在戰慄、不安，每個人的心都被緊緊地握着。阿山事變之起因在此，伊甯事變的主因也在此。

伊甯事變和最初的阿山兩次事變不同的，便在事變者喊出來反對漢人的口號，在事變時屠殺了漢人，並組成了「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但是我們回溯過去，在新疆並無所謂民族壓迫，有之，是軍閥割據與官僚政權之壓迫整個新疆人民；而漢族在盛世才氏掌政時期所受的禍難比其他各族還慘。但是發動者所以喊出這樣的口號，目的是在刺激其民族來達到其特殊目的。正因爲如此，所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疆人民並未爲此口號所動而起來響應這個號召。不過新疆問題對中國的命運關係至大，如果處理得不當，久而久之，人民終會被激動，因爲歷史的積因太深，不能等閑視之。

伊甯事變爆發時正在盛氏去職之後。吳忠信氏是位忠厚長者，不嗜殺人，同時新疆的地理條件許多處不便於新入新疆的國軍，而軍政當局又總是不爲已甚。一年來在軍事上只是防守，從沒有主動的進攻。到去歲九月北疆伊、塔、阿三區均失，迪化危急，南疆多驚，乃轉謀政治解決。經過張治中將軍的容忍與努力，新疆總算得到了暫時相對的和平。但是政治爭衡的場面業已展開，人心的爭取成了目前的基本戰鬥。我們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着想，這顆心是放不下的。

新疆迢遠塞外，國人對之，雖甚注意，但是眞實情形，不易獲知。縱有些志在邊疆的人士，來到這裏，零零碎碎地給國內人士介紹一些材料，但是了解新疆，不是件容易事。不在這裏和各族人民久處，不通各族人民語言，不得睹眞象材料，恐怕只能得其梗概，有的甚至被事象所惑，誤解了事實。在目前新疆問題既不是水利，也不是民族；講守衛則在交通，講安定則在人心。

筆者在新十三年，深感到新疆的安危，係着整個國家的隆替，深盼國人能多多注意這塊黃炎子孫經營許久的土地，特將三年來新疆所發生的事變，加以概括闡述，將來有機會時再詳細解析。所述內容均係事實，未加分毫私意。二十年來流浪國內外，從許多身歷目覩的事實，感到國不富强，人民便無所保障；邊疆不甯，國家便無從建設。東北的事例已擺在目前，西北的波動，甚希望當國者能予之以適當處理。

（上接第廿三頁）

將是三民主義思想及東土耳其斯坦思想二者鬥爭的場所。但一般老百姓還是關切他們的生活。國家能保障他們，安定他們，愛護他們，則這塊大好河山——中國中原的屏障，仍會完整無缺的。可是瞻顧內外情勢，自我陣容的整肅，尤爲當前急務。盛前督辦在新疆固然造下了絕大禍因，可是鴉片賭博禁絕了，貪污絕跡了，政令統一，政風嚴肅，政工緊張，以新疆過去的歷史經歷，得有那樣的成就，不是容易的。但是自從他去職之後，久束洪水，一朝奔放，已難于順導。加上邊疆賺錢太易，抗戰又告成功，地方情勢不安：：：想還鄉的人不能不圖腸肥腦滿。就是暫時不能他去的也多欲得些關金，硬貨。大亂之年，清操自束者有幾。所以到今天，在新疆如何執法，如何除三害——貪污、鴉片、賭博，這是張兼主席的目前政治中心任務——尚有待于最大的努力。

民國以來的新疆，楊增新氏因襲着班超的政尙儉易之教條，宗法黃老，無爲而治。十七年來，民安其生。政得其「和」。而且內平寇患，安置白俄，不以兵軍之力，使領土主權無喪，縱然不能說他是國家良吏，但比起那時國內軍閥混戰的局勢，還可以說是新疆的好官。金樹仁氏才力既不若楊，且妄事更張，任其親屬與僚屬跋扈，哈密星火，終致燎原。盛世才氏，夤緣取得政權，因利乘便，以申韓爲治策之基，加以西化，恐怖、控制，無所不用其極。雖然有若干不可淹沒的建設成績，但却遺禍國家。中央直接治新之後，治逢變亂，加以人心趨向極端的自私，到現在還無顯著的成績可言。但是新的施政綱領如果眞能貫徹施行，新疆還是有希望的。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只要我們眞的自己振作起來，還有什麼可怕的？多難興邦，炎黃子孫，要對得起我們祖宗的發祥地呀！

（註）回教同胞于祈禱前有阿訇在高處呼喊，曰「祝瑪」。

關于伊甯事變，國人均很注意，但一般報導，多失其實，因爲盛氏時期的許多祕史非局外人所能了解，筆者親在邊疆十餘年，入死出生，深感到國家復興有關于每個國民之生命與自由，不能已于言，而有斯作，雖較簡單，自信未以主觀論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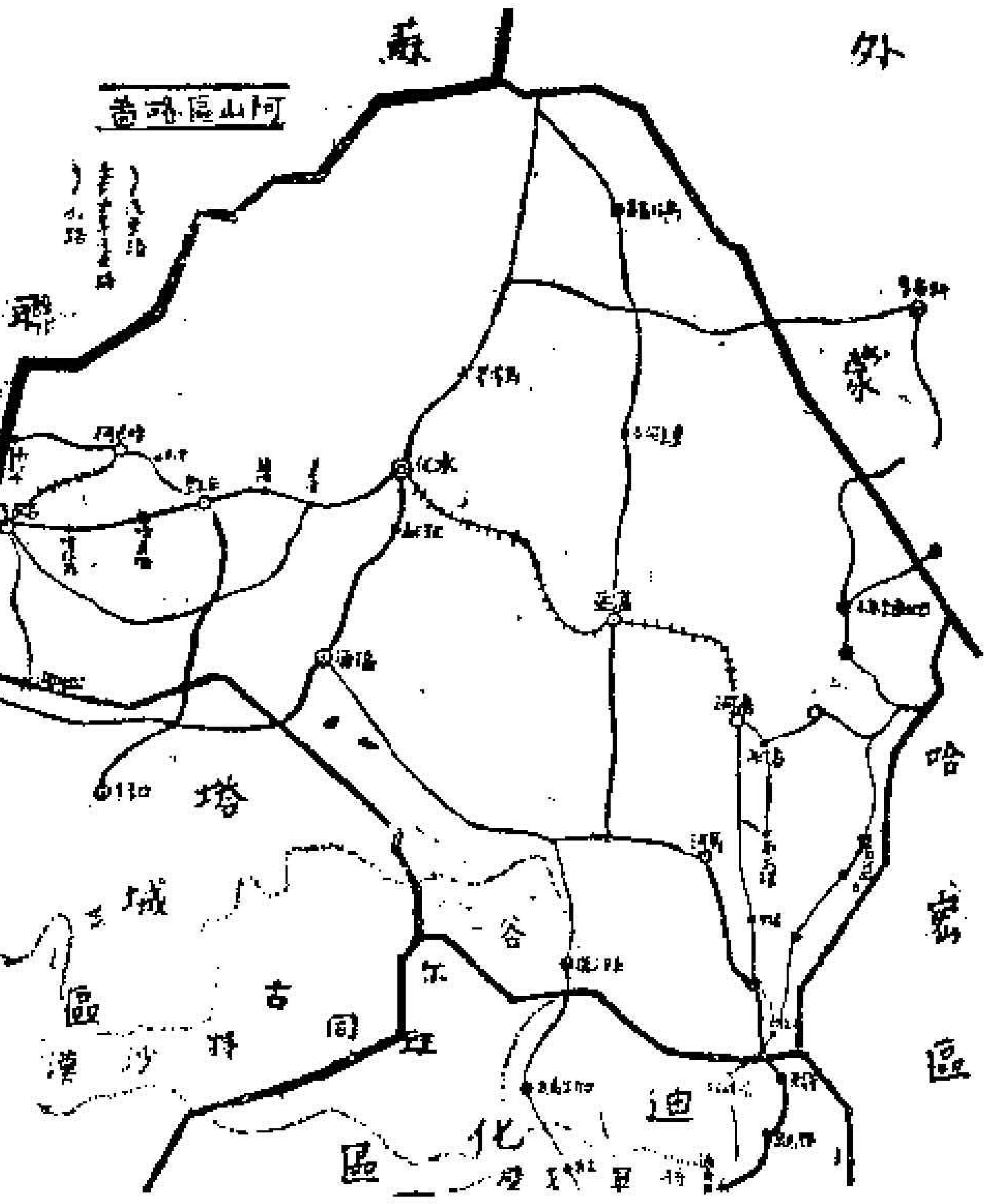
三十五年十月

阿爾泰山的烽火

（新疆變亂記略之一）

近年來的新疆事變祀於阿山。阿山是新疆東北部的一個行政區，過去一共有五個縣（承化、布爾津、吉木乃、哈巴河、布倫托海），三個設治局（青河、柯克托海、布爾根），區治設在承化。二十二年外蒙乘新省變亂，把布爾根侵去，迄未歸還。三十年省政當局，鑒於區事日急，把剩下的兩個設治局，升建爲三等縣，並改布倫托海爲福海，柯克托海爲富蘊，且增設烏河設治局於其東南部；以控制從奇台往青、柯的通路。這一區的面積很遼闊，不小於遙對它的興安省；礦產蘊藏之豐，且有過之。但是人口只有六三、〇四〇人，其中哈薩克族佔五三、三五二人。他們雖係遊牧部落，但也有兼種水田的，阿區的一般勞力也多賴他們供給。這些牧民，天質聰慧，體力堅强，尤長於口辯、歌詠。因爲從來沒有受過良好的教養，率多競利目前。另方面，由於天給過豐，容易覓得溫飽，所以不願在生活中起波動，更不願在政治上有變易。他們的文化水準，並不比內地老百姓低，平均二十人中總有一個會讀書報的：鄰近的哈薩克斯坦更給他們許多刺激。那些與文字宣傳逈異的實像，使令他們深切意識到政治對生活的影響力量。尤其是先後逃來的俄國哈薩克，驚痛之餘，居常眞有談虎變色之慨。我們應該知道，牧民所過的生活是簡蕩與自由的。除了冬季，在河灘上的木房子裏度過一個時期的定居生活，餘下的時期，都循着各部落的固定路線，來往於崇山之間。夏季在萬山中腰的平川上，短草如茵，松雪交映，熙熙攘攘，眞不殊羲皇上人，他們能忍耐，能安分，只要生活上不受到過重的迫害，絕不會有什麼妄想。

自從二十三年盛氏統一新疆後，爲了他當時政權上的便益，不能不有些新的設施。它固然給牧民帶來許多好處，如創設學校，出刊哈文報紙，改良牧畜，協助農業生產，尤其是一洗政府機關的貪污現象，這些都是阿山有史以來所沒有的。自從二十四年以來，全區公私立學校到變前已開創了六十餘所，哈文報紙（週報）漸增到四千餘份，新式農機的應用，與種畜交配站的建立，也日見普遍。可是盛氏的另一統治機構區公安局與縣公安局的狂暴作風及其機密性之因工作人的自炫與誇耀而喪失的關係，牧民們不能不預感到前途的危險。而當時的阿山區行政長沙里福汗（哈族，艾林王的同父異母弟），思想左傾，且常宣稱他是共產黨員，將掃滅封建勢力等等，這都使牧民們，尤其是頭目人們，惴惴不安。二十四年春，政府任命來自外蒙的阿拜（哈族）作哈密區的副行政長，駐節鎮西，專作裁阻哈民逃甘的工作。當時在阿山便有許多流言，說新疆行將赤化。哈族人的心理是甯願在舊專制政治下討生活，而不願在新專制政治下被變易。他們雖然好勇鬥狠，可是基本性格是懦弱與畏縮的。只有戰戰兢兢地希冀着不幸終是流言，或偷偷地逃往甘肅。到了二十七年，政府果然在阿山逮捕人了。首先遭難的是兩個漢族（機關首長），五個哈族智識份子，與一個白俄。隨着一般牧民的信仰中心滿凱（哈族貝子布哈特之叔，當時任行署祕書長，思想保守，深懼赤化）也披着鎖鍊被飛運迪化。捕去的人，財產統被沒收。當地富商艾山的房產被改設爲區公安局，若干牧民的牧畜經土產公司售與外商。政府固然宣佈這些人是日寇走狗，托匪、漢奸，可是牧民們對這種宣佈並不信任。到了二十八年，阿山區公安局爲了毛列夫案（註一）把無辜牧民與頭目捕押了四五十名，因而刑死及因逃刑而自殺於獄中的幾乎達五六人。區、縣公安局的工作人，多係綠營沒有國家觀念且毫無常識的暴徒。他們以這個案子爲中心，牽連到阿區所有的哈族頭目人及漢族公務員。同年十二月又在柯克托海逮捕全區宗教領袖阿合特阿吉。這個年逾七十的老人，是著名的詩人，宗教家，旅遊過土爾其與近東各地，哈族人把他當作自己的明星。在他入獄之同時，他家藏的名貴古蘭經數百冊也全被沒收，當衆焚燬。柯克托海的哈民到此時已直感到滅亡迫在眉睫了。當時政府恰在省召開蒙哈柯代表大會，阿山代表，有者因恐懼而遲遲其行，如青河的代表巴彥拜副總管，巴彥哈達穆副總管等都被捕往承化，病死獄中



。「他們遺留的妻女整天被縣公安局的哈族警吏侮辱着。這樣，暴動的機鈕被統治者自己扭開，二十九年二月柯克托海的一部牧民以阿依木汗台吉、阿合特克、和加洪藏更爲首，把該設治局局長與收槍委員（當時政府正在各處收繳民槍）殺殺於某牧民家中。搶了幾十枝槍，並集中了牧民的藏槍約六十餘枝，聚衆三四百人，進攻公安局與街市」。「當時全疆尚稱平安，阿區只駐有一個邊卡隊，人數不過百餘，官兵且均係哈族。」政府聞警，立調省軍往勦」。但是柯克托海北部均係高山，松林密茂，甚使暴民遊擊。幸而他縣牧民經過多年新政的控制與當時公安機構的深入與鎮懾，沒有應聲而起。「直到該年秋，政府纔以初步的軍事勝利爲基礎，用政治的方策把暴動解決」。暴民們所提出的條件，主要的是，取消公安局，東山地區（即青、柯二局所轄地）由哈民自選縣長自治，釋放政府以往逮捕的哈族頭目人，救濟因暴動而流離的民衆。政府答應了他們的部份要求，把哈族貝子布哈特由迪化監獄釋出，任爲阿山區行政長，運往柯青二地，糖、茶、布、麵若干卡車，散與牧民，並於柯、青二設治局中增設副局長一名，由哈族擔任，至於此次暴動的頭目均被政府接往迪花，以後都失了踪跡。

「第一次暴動後，公安局的作風依舊繼續着，特工網佈置得更廣更深，可惜的是更不秘密。在當時，盛前督辦有着不得已的苦衷。他不懈哈民自發的暴動，而怕在這裏滲入其他作用。可是他除了用特工，不想從別的方面下手。到了三十年春，他所延聘的礦業考察團大批進入東山，團部設在承化。這個刺激比過去任何事件都深刻。東山是鎢、金等礦的蘊藏區，同時也是盛氏統治較脆弱的環節。人民在驚恐之餘，又走向了武裝反抗的道路」。該年六月初，以海力里台吉及其子熱海提（柯局副局長，通國文國語）爲首，掀起暴動。應附者達一千餘名。分據青、柯與布倫托海，並散佈充滿着刺激性的宣傳品（哈族是最善於煽動並善於修辭的民族），「聲勢比較前一次浩大。政府除了派邱祕書長等飛往承化，轉赴柯克托海與暴民代表商談，解釋開礦的利益外，並組織領（西）阿（山）軍區指揮部，派蔣有芬爲總指揮，統轄十六團、二十團、衛隊團，游擊隊及砲兵、甲車、摩托各一部，由奇台經哈拉寄柯進勦」。北疆精銳，完全用在這一次的戰役裏。爲了指揮上的關係，如姚雄（當時任伊犂區行政長），柳正欣（旅長）……許多出名的軍官也都被輪流調去」。「盛氏本人每天在無線電上指揮一切。盛氏所以這樣幹，是由於他深切知道新省事局，雖然是一星星火原，如不立予撲滅，定會燎及全疆的。這個戰役，經過約有五個月，喪失了許多官兵，鑛業考查團的團長也被暴民襲斃，一直到十月底，因爲山多封雪，暴民等迫於飢寒（山內雪大，牧畜到此時均自動奔出）與走頭無路，不得不繳頸待命。政府借這個機會押布哈特行政長，當地各機關首長（多數係漢人）以及暴民領袖一網打盡，用飛機押解赴省，投於監獄。第二次阿山變亂便這樣閉了幕。」

可是有幾個暴民頭目，深恐投降後首領不保，率着少數人持械逃竄於外蒙邊境布爾根河上游一帶潛伏。到了三十一年漸漸起了質變，其經過此間不便詳述。」三十二年他們以吳斯滿爲首，組成了阿山哈族解放委員會，下設組織，宣傳各部，並設有總司令部，把暴民編成十個大隊，配有大批步槍、機槍，大舉進犯青河。政府因爲前二次民變的教訓，在富蘊（此時柯克托海已易此名，升爲縣），承化等地駐有二個團以上的兵力，可是暴民們的力量已非往昔可擬，青河幾乎不保。三十三年，再來攻襲，且有飛機助戰，青河首先淪陷（該年夏），富蘊，福海二縣亦半壁莫保。到了秋季，西山（承、布、哈、吉四縣地）各地也數有匪警。十一月吉木乃縣熱

爲占扎楞亭所屬牧民與部份來路不明之武裝壯丁進圍該縣，爲時數週。幸警局長守禦有方及承化援軍趕到，纔得暫維此孤市（沒有城）的安全，但是全區已益動蕩了。

當盛氏去職的時候，不但阿山形勢嚴重，全疆人心也因爲變亂的擴大而不安，阿山的暴民常常竄擾木壘河、奇台、孚遠、阜康、乾德等地，迪化阿山間的交通也常常被切斷。等到吳忠信主席到新，對阿局的安危非常注意，首先派去了深有政治經驗的高伯玉任該區的專員，同時且以李夢白接任該區的警察局長，想在宣傳與組訓中收到一些效果。本來盛氏離新是全疆人民所渴望的，對新來的局面都歡欣地期冀着會給大家帶來一些自由和幸福。可是伊犂事變打碎了一切，整肅與清廉也被一朝解放的久束洪水所沖沒。但是我們在阿山還看到困苦中中華民族掙扎的精神。高專員到承化後，首先從政治上下工夫，收降了暴民的一部，即以其首領馬那提爲隊長，組成了哈族自衛隊，此外並組織了歸化（註二）蒙古等族自衛隊與金夫隊，尤其是歸化自衛隊，在每次守衛戰鬥中均盡了極大的努力。他們以少勝多，堅忍不拔。假設沒有這一批人，承化也許在三十四年春天便淪陷了。

三十四年一月，暴民佔據了富蘊、烏河。二月下旬侵入了吉木乃。駐軍集全力於承化、布爾津，已沒有出擊的力量與勇氣，只能和警察、保衛隊配合死守幾個據點了。當時守衛阿山的最大困難爲食糧缺乏。本來阿山存儲的食糧很多，但是暴民陸續把各地農村破壞，並專門截阻或搶刼運糧，車駝，三十四年春耕須有武裝保衛纔克播種，少數已種的農田在麥熟時，又被暴民刼割或踐毀。所以到了三十四年夏秋之間，白麵每百斤已漲到新幣二萬元（合法幣拾萬元），幾乎和每兩黃金相侔。其次是交通。由迪化到阿山，汽車行一路經綏來、沙灣、和豐入阿境，一路經綏來、烏蘇、額敏、再折東經霍布克入阿境，一路經奇台，許井、烏河，上抵青富。這三條路，後者至三十四年已經不通。前二者，沿途時有匪刼。即或無事，亦得十天半月纔能到達承化。因此省城與承化的聯絡只有仰賴無線電報。士兵的服裝，薪餉一年多沒發，衣服襤褸，就是官吏們也都在極苦的境遇裏掙扎。從三十四年五月起。暴民們自東方來攻承化，動以數千，配有輕重機槍、小鋼砲與迫擊砲。軍警民在艱苦裏應戰，每次都從危險中轉安。

迨八月十九日傳第三次圍攻時，守土的軍警人民，其犧牲數量，雖較暴民成一與五之比，可是全省局面的日非，及與省城聯絡的斷絕（三十四年一年中只於七月間，省中去過一批卡車，運去一些彈藥給養，同日原軍載些民衆及公務人員眷屬，歸抵額敏，即遇暴民攻額，全部人車與額城同陷），士氣大衰。到了八月下旬佔領塔城的暴民蜂擁而東，九月二日陷布爾津。東山暴民亦聞風西來。承化的軍政當局眼見得陷入絕境，尤其是食糧缺乏，乃決計撤退。他們原擬撤往奇台，但是長途戈壁，大批軍民（約三千餘）飲食無從取給，乃於九月八日北越烏溪嶺前往外蒙，民衆除了壯年人外，老弱婦女均被遺棄在承市。他們一共走了五天，剛剛到達邊境，便爲暴民追及，前後夾攻，陷於山溝裏的逃亡大隊，抵抗二日之後，除了區警局局長李夢白、××團戴副團長率五十餘人突圍逃出，越過將軍戈壁，沿途以馬肉馬溲維持生命，只有八九人生抵奇台外，其餘的自師長范凌雲以下，均被繳械，像驅羊似地被暴民驅往承化，押在幾個大院子裏，每天只給他們少量食品。在承化有眷屬的人，每天尙可收到妻女們送來的一點白饃、蒸饃（街頭只准漢人婦女行走，男人們悉數被押），其餘的只有忍着飢渴。到九月下旬，被俘的人集中於專員公署的廣場，暴民首領對他們講，阿山食糧缺乏，不能久留，馬上就送他們到綏來去，有願意回迪化或口內的，到綏來邊境可以自由回去。女人孩子們都被留下了，三千多軍民由一百多全副武裝的哈族押着，徒步經和豐前往額敏，在路上沒有吃的，走不動的，都一個一個被刀斬槍殺了。膽量大的，夜間偷着跑開，以咀嚼草根與鞋底子皮掙扎到昌吉或呼圖壁，但是也沒有幾個人通過這條死線。其餘的都被押在額敏，每天給的食品尙不足三百格蘭姆，沒有柴，水也是沒燒的。青年人時常被提出去修築由額敏經紅鹽池通伊犂的汽車路。作工的雖能塡飽肚皮，但是不堪折磨，每次出去的百十餘人，回來的不過八九十人。至於在押的，多藉用葦子條編筐或用柳條編拾把子（註三）賣些錢度日。高級官吏和軍官則在三十四年冬便被送往伊甯，押入當地監獄，多經審訊。至於在守衛阿山戰爭中出力的金夫隊與歸化隊的首領，在被繳械之後便被殺了。

刼後的阿山，動產被搶掠一空，農田多半荒蕪，哈族人因變亂影響，牲畜不克妥善放牧，冬草又無儲存，牛、羊、馬匹大批倒斃，人民乃陷

入極嚴重的飢饉裏，所以從三十四年冬及三十五年春秋間，陸續逃來奇台、阜康等地者亦時有所聞。

阿山區這一次暴動的首領是吳斯滿（一般牧民，一二次暴動後潛匿邊境），五十餘歲，沒有受過教育。達列里汗台吉（原牧區在外蒙，十餘歲時由死刑場上逃來阿山，所屬牧民繼續來歸，經揚—增新—州政府安插於承化）四十餘歲，身體高大，孔武有力，我們二十四年在阿山從事文化教育工作時曾送給他個綽號「大力漢」，思想素來保守，尤其反對外蒙，三十年在承化失踪，三十三年忽出現於青河，三十四年率暴民三次圍攻承化，和平後，吳斯滿任阿區專員，達列里汗任省委兼衛生處長，但迄未來省就職。

本年八月，阿山專員高伯玉，師長茹凌雲，經伊犁方面送回，被押於額敏的公務人員士兵與難民也先後大批遣歸。可是流落在阿山的婦孺尚無消息，當地經濟，殘破之餘，如何恢復，與能否恢復尚是一個問號。筆者在阿山曾留居二年，那幽美與雄渾的景物尚時時在念。阿山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我們不能不對當時的政治咀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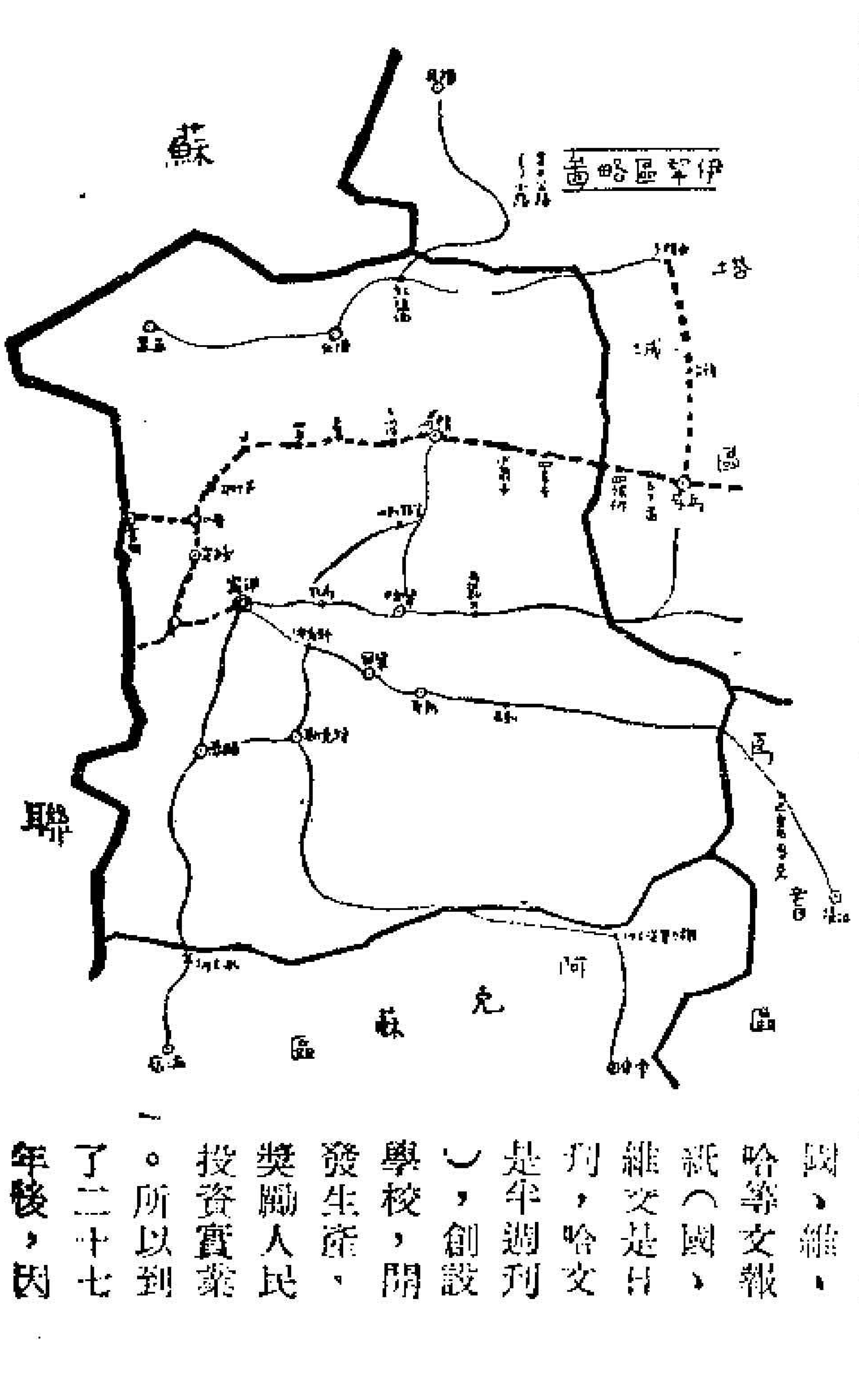
（註一）二十八年哈薩克斯坦境內士兵毛列夫潛逃，入我國境，經對方請求我省政府協助緝捕，阿山區公安局借機大肆暴虐，局長徐有興（後以奸細爲盛氏處死，實罪有應得），副局長任鏡如，每日以各種新式刑具，折磨無辜漢、哈人民，造成僞供。迄二十九年毛列夫在阿克蘇被捕，據供並未到阿山，眞象始白，然阿山牧民因此被刑死者九人，被押者四十餘人，均未昭雪。

（註二）歸化族係在新無國籍或入中籍的歐洲人之總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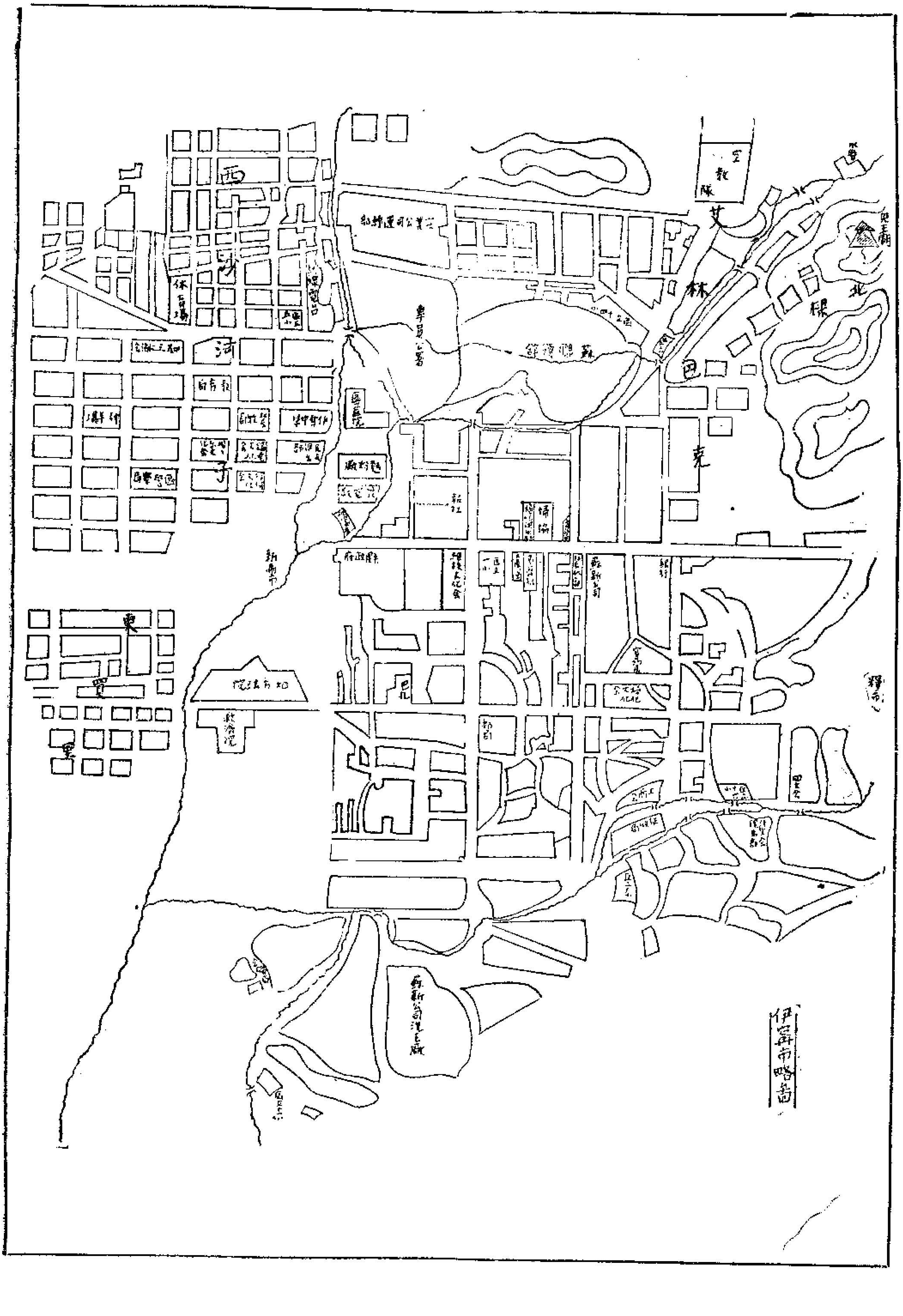
（註三）拾把子係以柳條編成狀如担架。

伊甯事變（新疆變亂記略之二）

伊犁區是全疆最富的一區。它既是北疆的米倉，同時又是政府的稅源，面積約等于嫩江一省，一共有十一個縣（伊甯、綏定、霍城、鞏留、鞏哈、精河、博樂、溫泉、昭蘇、特克斯、甯西），一個設治局（新源），區除設于伊甯。人口四七一、六八六名，哈族佔二一〇、六七二名，維族佔一六五、四一六名。物產豐富，礦蘊鎢、金、煤、鐵。南部與北部多係高山，中央草原，便于牧畜。中部因開發的年代較久，農田甚多（全區耕地共一、五〇八．六七〇市畝），根據民國三十二年的統計，全年共產麥、稻以及雜糧二七六、九〇一市石，佔全疆產糧總數百分之五．〇三。手工業亦甚可觀，全區所有牧畜數量爲全疆之冠（計馬、牛、羊、駝、驢共三、二〇四．五〇〇頭），而地接蘇聯，水、交通便利，文化程度也較高于其他各區，人民中頗有些留學過歐洲與近東的人士，至于近二十年從蘇方逃來的人，許多對政治都有相當的認識，且有些政治野心家，二十二年新省變亂，這一區受患最小，元氣無多損失，盛氏主新之後，在該區設屯墾使署，由其岳丈邱宗濬任屯墾使，統治文武，後復設保安分局（廿五年易名區公安局），橫佈特工，亦即盛氏深切了解該區情勢複雜，不能不苦絞腦汁，以求其安定。在盛氏統治的期間，它確實有許多顯著的進步，發刊



閱、維、哈等文報紙（國、維文是日刊，哈文是半週刊），創設學校，開發生產、獎勵人民投資實業。所以到了二十七年後，因


伊寧市略圖
西
河
子
東
買
里
林
克
標
北
艾
蘇聯領事館
專員公署
縣政府
蘇新公司
蘇新公司電廠
體育場

爲地方的進步，建置了若干新縣（如霍哈、溫泉、昭蘇、特克斯、甯西、新源等都是盛氏時期建置的）。可是自從二十六年冬初，盛的恐怖政策之實行，許多當地的富豪，軍政首長與各族智識份子先後被捕的不下三千餘人」。盛氏所以這樣作，有其個人政權上的作用，此地暫不敍述。可是人民于驚怖之餘，在內心上引起來對「六大政策」政府的憎惡，並企冀着它的毀滅。不過盛氏的統治技巧特別「高明」，人民們的情緒只有蘊藏在心裏，甚至於不敢對自己的妻子講。二十九年盛氏把先後被押於省城的「人犯」眷屬多一半發配到伊犁去，羈留在惠遠城內。這些眷屬們所遭際的困苦與憂患，給伊犁人民的刺激更大。而伊犁的最高行政官吏，除了邱宗濬於二十七年被調任民政廳長外，如行政長陳德立、姚雄、李建居、專員徐伯達、羅根，無一倖免於拘押」。暴力政治乃繼續釀造了不安與騷亂的因素。到了三十三年由於阿山變亂的擴大，政府軍在阿東部的失利，伊犁縣區隱藏着已經醞釀發動的禍胎，並有些特殊份子眞個行動起來」。在該年的夏季，當地的若干商民眷屬，紛乘機潛逃、預備遷離。區警察局爲盡力防範，並破壞了幾個陰謀組織，可是暴力政治，當其破綻既生之後，控制上一定會日感棘手，何況伊區又地處極邊，情況更爲複雜，有許多關節，政府是無能爲力的。省警務處處長李英奇在該年夏且曾飛伊，逮捕了一些官吏與人民，不過徒則激人心，於防制上無何效果。

伊寧溫泉之哈族毡房

「盛氏在三十三年九月二日去職，這件事本來應該在人民中激起一些好的反應，且亦眞正激起來一些。可是煽動變亂的人在當時已別具心腸，反而利用這個新舊交替的好機會。在民法擬合（哈薩克族，係逃民，三十三年上半年且在霍哈主持辦事處副主任，後失蹤）即在該月由霍爾果斯貢入霍哈西部的烏拉斯台，掀起來暴動的烽火。到了該月下旬已聚集一千餘人，他以搶劫牧民作手段，逼迫牧民附從，並以反對徵馬運動（當時政府正提倡人民獻馬）與救教爲口號來煽惑人心，收到了爭取基本羣衆的實效」。當時伊區的駐軍只有騎一師的一團（師長崔映春被押於迪化），獨七師一營，及保安團一團，而兵額不足，除了伊甯，其他各縣，均靠警察維持治安。同時伊區的專員龐某也在迪化獄裏，區警察局局長高煥代行政務。「軍政當局，眼看着危機四伏，焦灼不安，除了派區警局副局長率領一隊警士，駐軍派一連兵隨往霍哈，並在馬扎一帶佈防外，對於控制伊市，感到手忙腳亂」。十月八日，暴民們闖入霍哈縣府，軍警集中於縣警察局，抵抗了四小時，因爲武器的不佳與彈藥耗盡，自縣長以下全部犧牲，漢民逃出來的祇不過三五名。政府聞變，立派警務處科長劉秉德前往，民政廳副廳長也曾往宣慰，一般人心固然期待着國家對他們有所處置，可是暴亂的烽火，已搖動了對心靈。在十月一個月裏，伊市時常發現印刷精良的反宣傳品與手書的標語，內容均係反對祖國及漢民，把過去十年盛氏的「政績」都推到漢人的身上，並強調着改組後的政府之不可信，極盡挑撥離間的能事。同時各縣也紛紛告急，因爲地方警力單薄，深恐一朝有事，無法支持。伊甯駐軍，大部份出發馬扎解決霍哈事變，自然再無法分赴各縣，而前防官兵雖奮勇禦寇，卻得不到勝利的戰果，民心被恐怖包圍着，謠言乃更擴大了事態的眞像。若干縣份的漢族公務員與商民眷屬紛紛來伊甯避難。這一來全區大有朝不保夕之概。到了十一月五日，已謠傳綏定四週有匪。七日晨，伊市西沙河子一帶，槍聲劃着曉霧像鐵板上爆着豆花，從不安的睡夢中驚起的甯民神經四竄，全伊甯城遂陷於殺聲與呼喊聲裏，新疆變亂的火口從此眞正裂開了。」

寫到這裏，必須把伊甯市的形勢略述一下。伊甯是北疆的首善之區，在盛氏時期，尤多發展，建築與街道，都帶些歐化，不遜於內地二三等都

部，人口約有十萬餘。它的東北部，統稱艾林巴克，空軍隊，鬼王廟和飛機場都在那裏，地勢頗高，西北部是舊市區，統稱西沙河子，區警察局，教育局，文化機關等散佈着，街道非常整齊，專員公署在市北，鄰近蘇聯領事館，南部爲舊街，人烟稠密，直達伊犁河岸。暴民們在西沙河子發動時不過百餘人，多數是由寧哈竄來的，但是市民們的附和，與潛伏在市內的暴民們之響應，秩序乃因之攻亂，軍警們很難找到敵人的目標，而喊殺的聲音，一倡百和，更顯惶人心。不久自專員公署通西沙河子的大橋被暴民們用機槍封鎖住，他們所用的武器多係衛錦槍及捷克式步槍，火力很盛。警報局首被攻陷，區警局十三日失陷。避難的民衆與官警，多數喪命。局長高煥逃往惠遠。十日專員公署被攻破，代理專員劉乘德（回族，在盛氏時期曾任觀察處處長，害人頗多），在事變的當日即被暴民擊斃了。駐軍由曹參謀長率領衝出重圍，移指揮部於空軍隊，以後又率兵援衛。因爲地形關係，無法進展。十四日，當地的各機關已先後均被暴民佔領，防守市區的第三警也撤至機場，伊市只有鬼王廟、空軍隊、飛機場三個據點在軍警的手裏。七、八兩日機場的飛機曾起飛，偵察敵蹤，但甚恐怕投彈傷及市民，未曾轟炸。

伊寧的秩序曾亂了五六天，許多漢民都被殺了，尤其是華僑和東北人。華僑是暴民們認爲最有錢的，東北人則因爲和盛督辦同鄉，他們實際上受盛氏的摧殘最甚，到那時卻冤枉地犧牲了許多。公私財產幾乎被掠劫一空。一直到十六七日纔漸漸平靜，所謂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遂於以出現。主席是艾力汗吐爾，六十多歲的烏孜別克族，俄國革命後逃來新疆的，是個宗教家。當盛氏時期，曾被押過幾年，三十二年出獄，在伊寧經商並傳授經文。副主席是阿西木台吉，七十多歲的塔蘭其族（維族之一支派），從前傾向政府，思想也極端保守。以下設內政，教育，財政等部及參謀部，教育會理部，回教委員會等，利用當地報社，出刊了東土耳其斯坦解放報（維文版與俄文版），作煽動與宣傳的工作。因爲參加這個事變的所謂「前進份子」，思想與手段雖比較「高」一些，可是在當地不孚衆望，所以除了內政部（特務機關）及參謀部由彼等担任主職外，其餘的部還用了當地的親商出頭，並事則多由一般信徒爲首，現在號稱伊寧英雄的艾尼，是大隊出身的哈族，三十年從迪化獄裏逃出的膽力堅強的壯漢，伊區各縣差不多都是他率領暴民攻陷的。這些人既無從政經驗，自私心又過重，所以僞政府的工作簡直是亂糟一團。

不過伊犁暴動是預經某些人計劃的，而不是臨時由某個人主動而起來的，尤其是暴民們的軍事行動，他們首先發動於西部山地的寧哈，引誘我軍，使伊市空虛，同時於伊寧暴動後，即以歸化人組成騎兵，馳往新二台，攻陷該地，九日佔據了蘆子溝（通伊寧的門戶，極險要，兩山夾路，一夫可擋萬軍），另方面由寧哈出擾了綏路市口（亦係通伊要路）。在內部則分攻伊寧附近的各縣，十一月下旬攻陷了綏定，全城漢民，只剩下五家眷屬，霍西，霍城二縣也在該日作了城下盟。十二月三十一日，惠遠陷落，保安團團長陳自良，區警局局長高煥自殺，官兵民也多半被殺。伊區南部的各縣鞏留，新源，特克斯的縣長，警察局長等率同民衆於十一月十七日退往焉耆，沿途由雪封路，並被暴民狙擊：生存焉耆的只有縣長警察局長等三十餘人，餘屬也都失散了。昭蘇的官民於十一月十八日經冰達坂退

伊寧大禮拜堂（維族的）事變後暴民曾在此處集會

往阿克蘇，被暴民追及，逃到阿克蘇的只有十幾名警士。北部各縣，溫泉在三十四年一月間被攻陷，官民一個也沒有逃出來，差不多都死在木棒下。博樂官兵民衆等於二月十八日撤往精河。到此時止，全區只有由外的一座精河城，成了與暴民陣地戰的一個主要據點，一直支持到九月七日，因爲後防烏蘇已失，而暴民自九月五日又以飛機助戰，砲火强烈，守軍不得已後退，多半壯烈犧牲。

至於據守空教隊的軍警在杜副師長德孚的指揮下，抗戰幾達一百天，那裏避難的民衆連同軍警約有四千餘人，他們最感困難的是給養和彈藥的缺乏，馬都被他們吃光了，天氣又那樣冷，可是士氣非常好，在暴民們的强烈炮火下，不但未屈服，反時時將圍攻的暴民殲滅，奪取彈藥，武器與食糧，這種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也感動了若干維族同胞，偷着送食糧給他們。可是時間太久了，外援因爲山口都被暴民用樹枝巨木上潑以泉水阻住，三十三年冬又是十餘年來新疆未曾有過的冷季，援軍幾次衝鋒都未曾衝過。只有謝義鋒將軍曾冒萬險攻入登路斯口，幾達伊市近郊，又爲暴民的生力軍截擊，忍痛退回。所以到了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空教隊守軍不能不冒險突圍，可是山雪漫漫，走了幾天，尚未走離開伊市百里，在暴民們夾攻下，杜副師長，曹指揮等中上級軍官多數殉職，其餘的士兵，民衆，有的犧牲於暴民的炮火，有的凍死於道路，餘下的一千餘人都被俘回伊市，沿途走不動的，都在暴民的槍刀下作了國土上的孤魂。一入伊市，許多維哈同胞擁來，快其恩仇，又被槍殺了若干。所以當時航教隊內的四千多軍民，存留下一息生命的只不過八百餘人，而又泰半被拘押起來，給偽政府作苦工。

伊區的漢民未死的，富戶的財產統被沒收，公教人員泰半被押，到了三十四年偽政府成立了漢人辦事處，辦理獻金，捐納等事宜。對漢民初無若何好處。婦孺鬥流落街頭，輾轉乞食，或自營小本生意，販賣茶蔬餬口，也有的到維族同胞們開辦的手工廠內作工役，工資隨人給與，不敢要更不敢爭，中央派往伊區開辦鎢礦的韓春萱先生的眷屬，便是這些女工中的一員。世界上不免有戰爭，但是像這些民族間的仇殺，使常人聞之酸鼻，賢者聞之太息，誰撒下的種子，誰應當嘗這個果實？可是伊犂的漢民同樣的是過去軍閥割據下的被蹂躪者，許多眷屬的父兄都已埋骨迪郊，她們卻又來嘗受這個浩劫。人類歷史演過多少錯誤，這裏暫且不講吧。

和平談判成功後，難民們陸續從伊犂回來，他們總算幸運，看到了祖國的青天上飄着的國徽，可是不安還沒有離開他們的心，「國家，國家，我們要一個富强，統一的國家」還是他們內心的呼聲。

至於伊方情形，偽主席艾力汗吐熱在今年七月失了蹤，地方由阿西木台吉維持着，他們的教育部長賽福鼎（過去新疆學院畢業生，通國語）是現省委兼教育廳長，他們的前內政部長阿巴索夫（亦係前新疆學院畢業生，通國文國語，尚有人道主義思想，曾於偽任內救了許多漢民的生命）是現省委兼副祕書長。

伊犂在滿清末季曾經過一次厄運，幾乎不保，清政府最後用九百萬金盧布從帝俄手中贖回，這塊土地在國防上的價值已可概見，它未來的運命，留待國人替他保障吧！

塔城的淪失（新疆變亂記略之三）

塔城區在新疆的西北角，就全疆講，它雖不甚富庶，但因爲久係通俄的孔道，商業、文化在北疆可佔第三位。面積約及我國東北角的合江省之一半，以前只有塔城、額敏、沙灣、烏蘇四縣，和什托洛蓋一設治局，三十年政府于其西鄙增裕民一縣，改和什托洛蓋爲和豐，升建爲縣，區治設于塔城。人口一七〇、四二二名，哈族佔一〇三、一八〇名，維族佔一〇、五一五名。農田較少，林木亦稀，惟礦類蘊藏頗豐，名聞東亞的獨山子石油礦便在該區，牧業也很發達。塔城市區，緊靠蘇聯，當地的商業僅次于伊犂，而街衢與屋宇的建設也多少帶些歐化。二十二年變亂，塔城、額

敵，烏蘇，和豐幾乎都被匪人蹂躪過，元氣損多損失。盛氏主新後，休養生息，漸次恢復。二十四年冬迄二十五年夏，陸續由塔城沒卡經濟外貨（二十四年是盛氏自蘇方貸五百萬金盧布，所貸實物，均從塔城巴克圖運入），對該地的經濟無疑地給與了興奮的刺激。同時迪塔間的公路也次第被修築了。至于文化方面，學校的建立有如雨後春筍，報紙，雜誌也在出刊（政府于二十五年在塔城創刊報紙，計有維文，哈文日刊版，蒙文週刊版），規模宏壯的各族俱樂部，醫院亦繼續成立。可是它同是盛氏統治下的地方，自然免不掉籠罩于恐怖的氣氛裏，歷任保安局長，公安局長，警察局長都是惡魔的手，扼緊着人民及其他官吏的心，除了二十五年沙灣縣長楊波清敢于爲了保護人民權利把該縣的公安局長拘押起來外，（這是過去新疆十年中一件驚人的事，楊縣長因此竟犯了罪過，後來遭逮捕）其餘的人只有忍辱下心，苟延殘喘。區行政長趙德壽，遭創案，專員安文惠無一倖免于獄難。就是盛氏御用的公安局長，在作用已盡之後，也難被收入鐵窗，有的甚至喪了性命。至于當地的富戶，地主，新牧官領，知識份子，下至牧夫走卒，也和其他區的一樣，陸陸續續地失了蹤跡。可是塔區人民是能忍耐的，沒想也沒敢有所異動。二十九年政府召開的蒙，哈，柯代表大會，塔區的牧民代表，明知道沒有生還之理，但不能不于暗地裏哭別妻女之後，拭淚就道。這種馴良的人民，在中國其他各地方恐怕誰也不會找到。可爲愈能忍受壓迫的人，當有機會反抗的時候，其殘忍性必定更兇，更毒。因此，這一次塔城民變，漢民與官吏所遭受的迫害，乃令人慘不忍聞。

「塔城區在伊寧暴動前，便已有了陰謀組織」。他們以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名義，散發各種反政府，反漢人的傳單，而額敏北部的烏什水，時時發生匪警。當時該區駐軍，只有二個團，又×兩李團長素來在民間還有些好的聲譽，所以事態未曾擴大。迄伊變發生後，三十四年三月伊方即逐漸出擾樂的東北方向塔區活動。伊方的戰略素來不採取正面突破，總是紆繞大後方，在新疆地理條件上講，這種戰略對暴民並有利的。他們想切斷迪塔的交通，繞過來再切斷迪精（河）的交通，則精河不戰自克。而且這種竄擾，不但疲勞政府的軍隊，且可以動搖人心。在新疆，謠言有時比武力還有效。

沿着迪塔公路，自烏蘇車牌子以上，兩側的山地均係哈族的牧場，從三十四年三月起，伊方暴民首先來搶掠路兩的牧民。牧民被擾，請求當地軍政當局救援。可是暴民們來去飄忽，而那樣長寬的面積與多數的險隘，大有顧此失彼之勢。牧民們旣得不到可靠的保障，乃逐

砲火下之烏蘇

滿地與暴民合流。六月間，政府也看到了該區的危險，曾派宣撫委員會的趙劍峯處長前往宣慰。趙氏過去在塔城作過五年行政長，深得民心，後被盛氏捕押，三十三年冬出獄，他到塔城後曾親赴各處，有許多哈族頭目人拉着他哭訴：「我們沒有自衛的能力，土匪來搶我們，我們不從他們，財產、生命都有危險，他們去後，我們還願作良民，可是人們都拿我們當賊娃子。我們都是有妻兒老小的，難道不願過太平日子跟土匪跑麼？難道我們不知道伊犂匪徒們的背景麼？請你轉達政府，救救我們吧！」這些話不是他們胡編造來欺騙趙氏，而是內心的話，可憐的呼籲。但當時政府爲兵力所限，沒有更好的辦法，只有那處有變動那處去。到了七月中旬，裕民縣境內已有暴民二百餘，下旬漸增至五百。同時阿山吉木乃的暴民自多雪消後也陸續出松樹溝，竄擾和豐東北的蒙牧，福海的暴民從胡土布拉克東進，一部竟到達額敏附近，而烏什水地方來路不明的歸化暴民也時時擾亂于塔城近郊。另方面，沙灣縣西北小拐地方的歸化民，以皆尼索夫爲首，于七月一日煽起暴動，攻陷警所。二十一日經綏來駐軍收復，暴民等北竄，這時塔城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迪市有識之士均知其行將不保。果然在七月十八日，暴民們迫近烏（蘇）塔公路，加以破壞。二十一日攻陷廟兒溝，汗三台（二者均係公路上之重要據點）。二十二日沿公路南下，額敏駐軍二連立即進勦。二十三、二十四兩日，雖將上述兩地規復，可是暴民們又出其後路。二十四日攻佔了托里。額敏新派的援軍與前此的二連，均被阻截，沒法進展，會師。從小拐北竄的歸化暴民這時也乘機佔據了空度嶺。二十六日，老風口不守，伊阿暴民已得會合，乃趨攻額敏。這時額敏的餘軍已經無幾，加上新自阿山歸來的押車士兵也不足二百人，在暴民的猛烈砲火下，于二十八日展開了外圍戰，士兵奮勇抗抵，二十九日終不支陷落，漢民及公務人員多逃入學校內。暴民們進街後曾略有殺戮，以後即將商民捕押，逼索金錢，公務人員與軍警也都被押于警察局內。待遇惡劣不堪，壯年人時常被叫出去修築從額敏通紅鹽池的汽車路，多有死亡，一直到和平談判成功，纔陸續送回迪化，可是死的已經不少了。

額敏陷落後，塔城已孤懸無援，專員平戎與各機關人員軍官，部份民衆等退往蘇聯，事在七月三十一日，未走掉的漢民多數犧牲了，尤其是公務員，受害最烈。

裕民縣的官吏民衆當額敏縣緊急時，因裕民的形勢亦危，率領警士漢民退往塔城。中途聽說塔城不守，彼等不甘降伏，縣長、警局長棄眷率各族警士三十餘人，憑着一挺機槍轉戰退到沙灣，生歸省城。和豐縣于八月九日被暴民所圍，十一日又由額敏開來卡車四十餘輛，載暴民六百，猛攻我陣地。軍警浴血苦戰，因彈藥給養缺乏，形勢危急。但軍民一、〇二八人的守志尚堅，激戰到十四日，暴民屢以書勸降，皆被我拒絕。暴民們因爲不得逞，衆被駐軍出襲，曾一度撤圍待援。十六日額敏的暴民續至，再行合圍，炮火較前更烈，我軍民依然屹立不動。十八、十九兩日，全和豐城已被砲擊毀了一半。二十一日守軍不得已率民衆突圍出走，沿途被殺的達數百人。

暴民們在塔城組織了行政公署，出刊報紙，委任了各縣縣長，出頭的人仍舊是當地維、塔等族商人，只有和豐縣的僞縣長是蒙古喇嘛，因爲這一縣的人口主要的都是蒙古族。被佔領地方的漢民財產都被沒收了，公私財產，全部損失。

伊塔陷落，影響了整個局勢，恐匪的心理更加緊張。暴民們不放過這個機會，他們以波里諾夫（五十餘歲的白俄軍官，在伊犂留住多年，二十三年曾參加盛部，出發南疆，追逐馬仲英，後來任督署少將顧問，二十七年被盛氏捕押，不久即經釋出，失了蹤跡，此次從何處而來，尙無人得知）爲首，組成了第三軍團，準備進攻烏蘇。首在漢三台構築工事。八月十日其前鋒百餘佔據了車排子西四十餘里處，截斷與甘家湖的交通。十二日另一部歸，哈暴民三百餘攻固爾圖，擾亂烏精通路。二十六日又有暴民百餘向烏蘇北二三〇里小草湖進犯，立被守軍擊退。不久暴民增至三百餘，配有迫擊砲二門，守軍被迫轉進到車牌子，與該處守軍共三百人，堅強拒抗。可是暴民續來，漸達一千餘名，火器優良。戰事乃陷入極艱苦的狀態。從八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二日，守軍已盡了他們所有的可能，未曾動搖。但暴民別由車牌子西十餘里處，向後方紓網，九月初已到達頭台附近。前方守軍不得已退到老西湖，續撤烏蘇城郊，此時暴民已增至四千餘人了，好像都是經過戰鬥經驗的士兵，而不是烏合之衆，從九月三日烏蘇城被重砲火轟擊着，軍士們此仆彼起，頭道防線，失而復得者數次。四日暴民飛機忽來我烏城上空，軍民們還以爲是政府的飛機，鼓掌歡迎，可是爆彈投

下，士兵二名，民衆六名被炸斃命。同時民衆千餘名首先東撤。五日暴民進至五道橋，××關反攻，奪獲山砲一門。六日戰愈激烈，我們的英勇高射機槍手，在城門上掃射敵人。七日敵機再來，低空投彈並行掃射，守觀音閣的××關幾乎全部犧牲。但是暴民們的損失較我還重，幾乎有兩千餘人都被我們解決了。七日晚全城起火，我兩翼新兵潰散，暴民們乘機攻佔了市中心的碉堡。守軍八日撤至三道河子。九日以後陸續集結綏來。烏城十分之八已成了瓦礫。

烏蘇東南獨山子石油廠，本駐有保安兵防守，自三十四年夏即屢被暴民襲擊。七月初，其南部之八音溝，承化寺且曾一度爲暴民所據。當烏城危急時，石油廠人員與守軍也撤往安集海。暴民乘勝東進，十二日佔安集海，十三日佔三道河子，衝至瑪納斯河西岸。

沙灣縣軍政當局因爲三道河子已失，鶴唳風聲，不敢再留，九月十四日狼狽退出，居民們扶老攜幼，有的以牛代步，退往綏來。十七日暴民始入據該縣街，未曾走的漢民，被殺的尚不太多，可是財產都損失了。

這樣，截至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塔城區全部淪陷。迪化民心驚駭，有點資產的人都買車東去。一時舊貨市場的馬市擠滿了叫賣衣物的人，甚至于若干機關首長的太太小姐們，坐着馬車把衣物拉去，親自在那裏兜售，這還算好的。倘有的趁火打刼，混水摸魚，不分公私親友，盡量塡塞私囊，好像大難已臨，廉恥盡喪。那時筆者每夜更靜後，攜着一支步槍，獨步南樑與南樑後街，仰視明月在空，念及先民通過這數千里缺水草無人煙的戈壁，爲國家民族謀生存，開展並保護領土的不易，更意識到新疆人民，尤其是維族同胞，在這等緊張情況下，于省垣南疆並無何種異動，眞眞可以嘉勉，而溫良恭儉的吳主席，竟承受着前人遺下的苦果，身心交困，不禁愴楚欲絕。大好河山，弄到這步天地，人民們流着無辜的血，「是誰之罪歟？」

最近塔城難民已陸續來歸，逃往蘇聯避難的官民，也經蘇方保護送入我境。可是噩耗傳來，許多官民于入塔後都被殺了。區警察局局長梁明秋，團長李振聲，教育局長克富齋……這些國家民族意識堅强的人，都已遇害。只有專員年我，這位只知享樂的人，還活着。暴民們的舉動總不是偶然的。這件事發生于本年九月，副主席阿和買提[illegible]特地前往調查，亂世的中華兒女，誰來保障呢？

南疆的動盪

（新疆變亂記略之四）

在這一次的新疆變亂中，和過去歷次不同的是：過去星火立即燎原，尤其是南疆的維民，在暴動中都佔着主要角色。可是這一次無論伊僞的宣傳與武裝如何深入焉耆、阿克蘇、喀什三區，無論當地的駐軍如何不足，可是南疆的土著老百姓却未曾動搖，未曾揭竿應變。這個現象說明了人心尙在中國，尙希冀着祖國能挽救他們脫離苦難，而盛氏時期南疆十餘萬同胞所流的血也在教訓着他們，無論中國怎樣尙未到達民主，總比掙脫宅受別人統治强一些，而南疆老百姓的溫順易治，也于此可見了。

所謂南疆，以前一共包括四區，即焉耆、阿克蘇、喀什、和闐。盛氏時期又分莎車、葉城、麥蓋提、澤普、蒲犂五縣，建置了莎車區，（事在二十九年），並陸續增建了許多新縣，故在今日已有五個行政區，三十五個縣，三個設治局，人口總計二、七五二．九九一名。維族佔二、六五一．六五六名。面積約等于整個東北九省。物產豐富，氣候較溫，而歷經我漢、唐、清等代的開發，農田數量亦頗可觀，計（單位平方市畝三十二年統計）：

喀什區	二、五〇一、五三一	阿克蘇區	四、四〇二、一七三
和闐區	二、六九三、七〇一	焉耆區	六六七、四四八
莎車區	二、七三五、七二四	總計	一三、〇〇〇、五七七

農產品也很豐，計：

（單位市石、百分比係表示在全疆總產糧量內所佔之百分數，卅二年統計）

區別	小麥	稻	糜	穀	高粱	玉蜀黍	合計	百分比
喀什區	四一八、四一四	六〇、八六六	三八、五八二	五、四四一	一四二、〇九〇	一九三、七七四	八五九、一六七	一五、六三
阿克蘇區	七一四、三七一	二二九、九〇九	一〇、七六一		五〇〇	四一九、八三一	一、三七五、三七二	二五、一〇
和闐區	三八三、二二四	二一、五八〇	一〇二	七五、一一五		五二一、一四三	一、〇〇一、一六四	一八、二一
焉耆區	一二九、一一〇	一〇七、八三一	一、七一〇	一六	二〇〇	一八八、九七〇	四二七、八三七	七、七八
涉車區	三一七、九五九	一三九、三七〇	三四		二〇六	四一九、一七八	八七六、七四七	一五、九四

就上表所列，南疆的農產品佔全疆總產量的百分之八二、五七。至于礦產蘊藏亦豐，尤富于金屬，鐵、鉛、銅及玉石等，人民用土法經營的各礦，每年有相當數量的收獲。盛氏主新後，陸續于南疆各地創設手工業工廠，由各土產分公司經營，如製絲，絲類紡織與彩染、土布、毛褟毯，均有進步；洛浦的毛氈、絲氈，且已聞名世界。此種輕工業在蘇德戰爭後，因蘇貨斷絕，更有長足發展。至于水菓，質良產豐，膾炙人口。如果我們能保障它的和平，在政治上把握住民心，確可爲建國的基礎。

在盛氏主新的初期，馬仲英個人與少數幕僚（多係中共脫黨分子），逃往蘇聯，把他的部屬交給馬虎山帶往和闐，割據這塞外的江南，時在二十三年的秋初。二十四年盛氏與馬虎山數度交換意見，二十五年，三十六師（即馬部）派員前往蘇聯請示，往彼地的馬仲英，最後省和兩方，訂定了和平條款。省方派去了鄧毅鈞（共產黨員）作行政長，並委三十六師之幕僚蘇氏（中共脫黨份子）作副行政長，同時通電全疆，不允許再罵馬仲英爲匪。可是當時南疆的情形，非常複雜。和闐雖和，盛氏終以其爲異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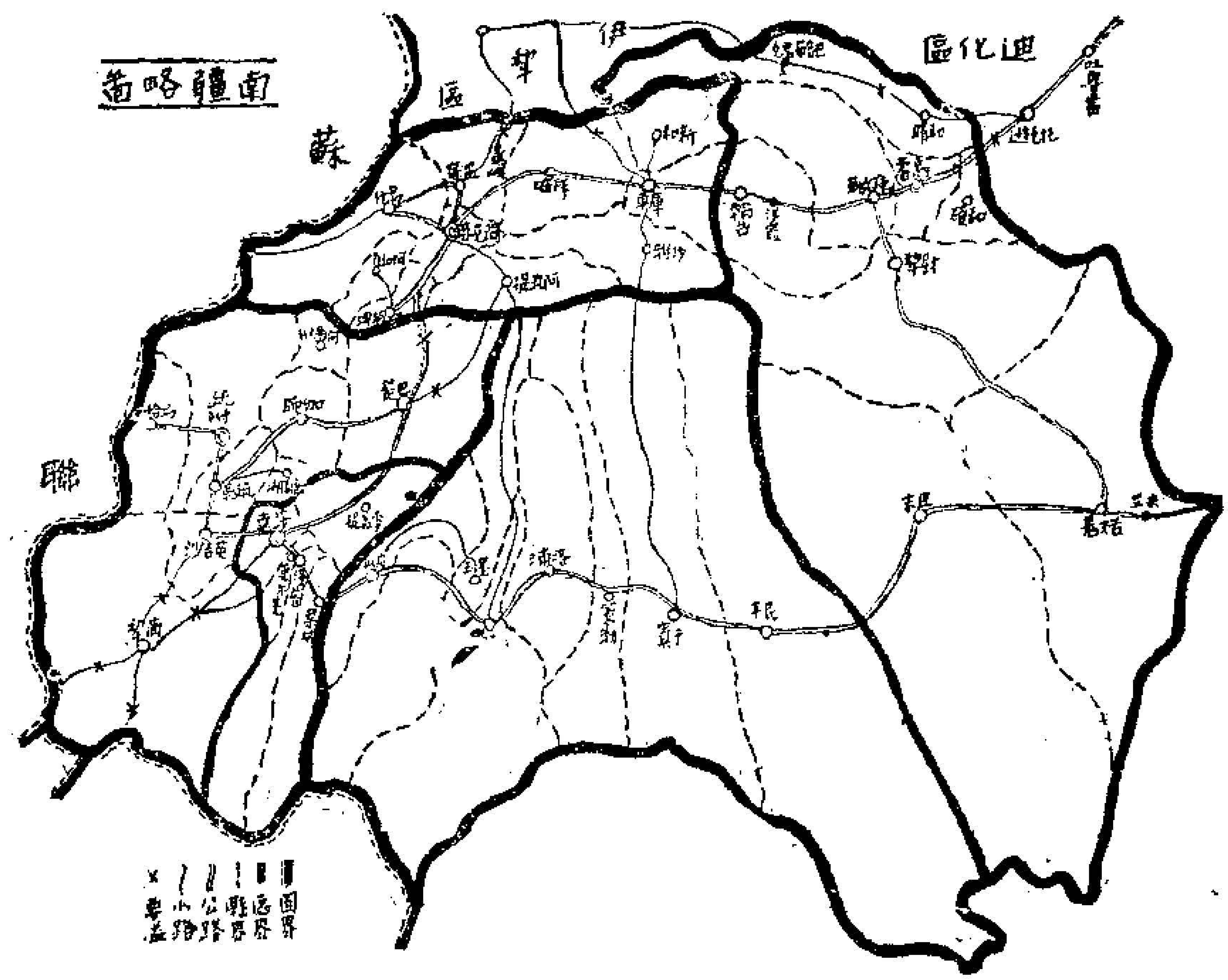
喀什有第六師，師長麻木提是過去與副主席和加尼牙孜共同暴動的伙伴，他的部屬，多數係維族人，因爲思想保守，對盛氏的政策，頗懷疑懼。警備司令劉斌，是東北義勇軍的將領之一，基督教徒，長於口給。盛氏對這些人都不放心。而阿克蘇，庫車所駐的歸化軍，盛氏也引以爲心腹之患。二十六年四月初，麻木提率所屬士兵一部，逃亡涉車，轉往印度，和闐方面藉機電請政府，掃滅麻木提部，迅速由皮山到達了喀什，攻佔回城。回城中的區公安局局長浪的爾阿吉于洗獄之後，逃往漢城。一時南疆烽警四傳。馬虎山部是久經戰陣的勁旅，留住和闐時又休養補充訓練，所以不到兩月就逼近了阿克蘇，且間道包圍庫車，省軍全部出動，連軍官學校的學生隊都到前防去，可是只能截阻馬虎山部前進，而不克進展。一直到秋季，始由基爾吉斯團，出烏什，趨巴楚，且進攻和區北部，馬虎山的部隊纔由馬生貴旅長等請降，馬虎山本人逃往印度。

盛氏深切了解南疆在歷史上常爲亂源發動的所在，乃利用這一次的軍事勝利，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與屠殺。阿克蘇、喀什、和闐三區的軍政最高首長全被逮捕。投降的三十六師部屬自馬生貴以下，連同士兵二千餘名，掃數被祕密屠殺了。倖免的爲數無幾（到三十年也都被捕押）。而基爾吉斯團的手在涉車、在和闐、在阿克蘇塗着成千成萬人的血，不只是維民，漢人公務員當時在喀什等地被逮捕的，除了二三名，也統統被活埋在涉略間的黑孜戈壁上。這裏且講一個短故事。二十六年喀什郵局長×××被屠殺後，他的妻子流落喀什漢城。解圍後，代理警備司令蔣有芬限她二十四小時離城。當時匪尚未清，這個孤孀先把孩子毒死，隨後自己也服毒斃命。從這時，南疆的恐怖氣氛正和北疆一樣，幾乎使人民窒息。當然盛氏有其個人的担心與理由，可是他自己擺的陣，自己再來破，若干人的生命財產都被犧牲了。然而南疆的老百姓仍在忍耐着。我們且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安管理處呈奉盛氏的整頓南疆意見書內所列的幾句話：

「……公安局逮捕人犯，漫無限制，任何公安局的職員都能擅自押人……現在統計阿克蘇區局押犯三百餘名，喀什區局押犯三百餘名，和闐區局押犯百有餘名，這些人犯逮捕時雖有呈請核准者，大半都係區局擅自逮捕者，至於徇情釋放，或用刑拷死，或殘廢者更不知凡幾。此種被押人犯要不設法清理，影響所及，不知伊於胡底……」

連盛氏的特工機關本身都不能不作此語，可見南疆同胞所過的是怎樣的生活。當盛氏歸命中央後，三十二年梁寒操部長會往南疆視察，但是他

不解維語，左右前後都被特工包圍着，人民以爲活佛到來，請願者到處皆是要父親，討兒子，要財產，經過翻譯一翻，都不知翻到那裏去了。及盛氏去職，南疆人民眞以爲地獄生活從此可告一段落，所以實際上雖未見到若何改善，但言語行動終較過去自由多了。他們回憶着甚爾吉斯期的血手



，回憶着揚培新時代的優閑富庶，他們不願作任何政治上的爭取，只要能平平安安地過日子，不改變他們的習慣信仰也就够了。所以經過伊犂事變的刺激，伊僞的宣傳，甚至於伊僞暴民的竄入，都未能够引起他們響應。然而我們對南疆前途則不能因此而無慮。

三十三年伊變發生後，僞政府立刻組成部伍，由特克斯通焉耆的山間曲道十二月進據了焉耆區西北部和靖縣的巴彥布魯克。這裏本來設有警所，因爲冬雪過大及警力單薄，已隨同特克斯退下的官警撤回。暴民們便以此據點爲擾焉的根據地。 焉耆區警局曾幾度派人前往恢復，均被暴民擊回。和靖、和碩都是土爾扈特蒙民的牧地，該部的漢王滿楚克扎布被盛氏於二十六年冬捕押，通過七年多的禁錮生活，三十三年冬釋出，但是精力已竭，由某夫人爲靜彬代理王位，親自到焉耆宣撫，並組織了蒙古自衛隊。四月九日暴民突襲巴音和碩，自衛隊全部被俘，經伊方訓練，當作攻我的肉彈。五月下旬，伊暴民出哈爾乃小提，與駐軍激戰，全連官兵生還者不過十餘人。八月暴民入阿拉溝，東侵入迪化區的托克遜境，刼我官馬，幸經駐軍擊退，當烏蘇陷落後，伊僞蒙族團長戈立登率衆二百五十人（內五十名爲歸化軍），帶機槍二挺進犯和靖縣北的烏瓦門，駐軍奮勇反擊，暴民退至大坂。九月二十三日暴民六百由歸化人率領，附有小鋼炮十餘門，輕重機槍十餘挺，趨和靖縣西南三十里的茶汗烏蘇，打算直向焉耆縣城。二十三至二十五三日間，戰況激烈。二十六日，雙方肉搏六次。二十九日暴民始不支退去。我斃暴民中的歸化人僞團長一名，我連長張心耿也壯烈地犧牲了。暴民們的前鋒都是被迫附從或擄去的當地蒙民，每人拿着兩顆手榴彈，迫近我軍。這些赤子，因爲死亡所迫，而不得不在火線上悲痛地不自願地斷送其性命。伊僞的目的本在從焉耆北部突出托克遜，或沿和靖越開都河陷焉耆，以截斷我南疆交通。終因駐軍沉着應敵，暴民仍未得逞。自去歲十月以後，再沒有什麼大的變故。但巴彥布魯克地方，仍爲伊方暴民佔有。

伊方的第二條侵南疆路線，仍舊以特克斯爲基地，一股攻我庫車北二百里的黑鷹山，企圖直下庫車，一股企圖通過冰大坂，直下阿克蘇。但後者道途險要，在三十四年三月與五月間，曾數度來襲，均被我守軍擊退。前者道路較易。六月二十七日，暴民千餘附重武器，陷庫東北之險隘鐵力

實據大坂。七月上旬，蘇庫軍能軍兩路反攻收復。八月三日又來，激戰至七日，互有傷亡，暴民紆續至中口子，陷黑纓山，東口亦失，幾乃直提大坂再度不守。十四日拂曉，暴民數百窯寶並拜城近郊，八時攻入街市，當地無城可守，人民四逃，縣長退走卡爾其。十九日，經庫車駐軍擊退收復，然城市已多被破壞。退走的暴民，脅裹當地維民四竄到溫宿縣西北三百五十里的克孜爾布拉克，襲冰大坂守軍，駐阿的××團派兵馳援，趕到魏山口，與暴民遭遇，展開激戰。同時伊方又派暴民五百下窯爾其，十九日與拜城潰出之暴民會合，自後方攻冰大坂。二十三日陷克絲峽，連長李學鈞陣亡，公富岩自殺。二十六日冰大坂棄守，暴民的聲勢日大。九月二日再陷拜城。三日溫宿近郊，警聲四起，六日溫宿縣不保，駐軍數百名集中阿克蘇城，和三四千暴民展開了攻守戰。從九月七日至十一日，阿城被包圍在猛烈的炮火裏。可是城內治安如常，軍、警民衆協合一心，未曾恐怖。十二日晚駐軍且開城夜襲，激戰七小時，將暴民擊潰，獲迫擊炮三門，輕機一挺，阿克蘇圍解，溫宿亦復。到了九月二十三日，暴民又從東北兩方擁來一千五百餘名，附輕重迫擊炮八門，首先圍攻溫宿，溫宿再度淪失。當夜踵重圍阿克蘇，向城內開炮三百餘發，駐軍依然沉着應戰。二十五日蒞日猛攻，城內落彈六百餘。此時正是迪市人心慌慌，朝不保夕的日子。可是阿克蘇軍民，死裏求生，一點也沒有動搖。伊方爲了完成在南疆的軍事計劃，且派僞內政部長阿巴斯夫前來。二十六日暴民以雲梯爬城，有的已到達城頭，但是均被守城的軍民擊落了。暴民除了圍攻之外，且於庫阿間的佈置防務，以便截我援軍。守阿城的趙漢奇團長，知道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孤注反攻，十月六日將軍，警民部署完善，分兩路齊行下城，進擊北關暴民部隊及西北角的暴民指揮部。血戰四小時，白刃格殺，三千多暴民在百餘名軍民的奮不顧身下，開始潰退了，據說的戰利品頗多，且獲有無線電台。同日晚再復溫宿、乘勝進擊，暴民們節節潰退。庫車駐軍此時亦出西向，十三日再復拜城，庫阿軍會師，二十一日收復克絲峽，暴民退回伊境，庫車北部的各要隘也次第規復了。總之，阿克蘇的防守戰之勝負，有關當時全疆整個局勢的安危，如果沒有忠勇的軍民，獲此殊功，今日的新疆恐怕連現在的局面也不會有。我們還得特別提告讀者的是，守阿城的××團士兵中，多數是維族青年，他們很忠誠、英勇。

伊方爲三條的便南疆經路線——也可以說不是路線，而是計劃着在喀什當地掀起暴動。當三十三年伊軍緊急時，莎車區的西部蒲犁已經不安了。蒲犁是帕米爾高原下的一個小縣，人口只有一八、四九一名，內塔吉克族佔七、四一八，克爾吉斯族佔八、三九八，維族佔二，五五一，漢族只有一二四。外接蘇聯，阿富汗，向內通喀什、英吉沙、莎車、葉城……。但都係山道，只可馬行，或利用犛牛翻山。就地勢看，蒲犁簡直有一大塊土地是與國的領土，實際上早已經是外卡的所在了。另方面，當地的克爾吉斯人多係逃民（在南疆的克爾吉斯族十分之八均係逃民，內中且有許多是二十六年在南疆參戰的克爾吉斯匪的退伍士兵），塔吉克族（新省只有蒲犁有此族人，他們散在他處的很少，迪化有一名塔吉克人在軍官學校讀書）對國家觀念淡薄。但因當地方重要，沿着[illegible]線如蒲倫口，蘇巴什、大布大，明鐵克駐有士兵，蒲犁且有保安分隊與警察隊。不過在這個邊卡上的守兵也很可憐，如蒲倫口那樣重要的隘口，只駐有保安隊兵五名，因道路梗塞給養的艱難，政府困難也有其不得已，但就三十年來新疆的邊防情況來講，建設毫無，徒具形式，也就再不必說了。三十三年十月三日夜十一時，暴來匪徒三十餘名，陷蘇巴什警所，擄掠後，據三日退去。其另股於六日陷蒲犁首縣，散發宣傳傳單，且有進攻蒲犁的動向，因喀爾駐軍出動，匪於七日退去。三十四年八月二

盛世才用以驅逐南疆
馬仲英部之歸化軍

十二日騎匪七十餘名，攜機鎗，輕迫擊砲二門，由喬卡塔攻陷佈倫口。同日晨五時又有騎匪二五〇名猛攻蒲犂縣，城內落砲彈百餘發，下午八時不守。匪人是有計劃地在沿邊發動，蘇巴什、塔哈滿、大布大、明鐵克等邊卡在同一日都被多數騎匪攻佔。八月二十七日匪軍續進，駐軍退七里公貝子，九日續退阿克塔拉，再棄和什拉甫。這條艱險的山路，正是通向喀什區南部要地英吉沙的。當時喀、莎、和三區駐軍只有四團，而且兵額不足，各縣的治安都賴警察維持。匪人的配備精良。九月十六日陷依格孜牙，英吉沙已形危殆。九月十九日，××師××團姜團長順福率兵三連反攻，獲大捷，匪團長比爾扎紹夫，副團長烏拉爾夫皆被我擊斃。我團長姜順福亦壯烈犧牲。這一場惡戰，算把喀、莎、和三區的局面安定下去。匪人在蒲犂組成了南戰區司令部，強向當地人民徵壯丁、馬匹，給養，並四出搶掠，一直到九月末，英吉沙又數度危急。最後經××團副團長鞠發生率部收復了依格孜牙，獲高射砲二門，其他戰利品甚多，並於死匪身內搜得歐文指揮日記一冊。匪人的計未得售，乃改攻莎區。在三十四年一月二日，省城和平談判簽字的那一天，匪軍攻陷了葉城，四日陷澤普，北關莎軍，東向皮山，南疆又陷於危境，省保安司令部立派高參李建唐率兵往援，當時駐軍與此援軍會合，二月初將葉、澤二縣收復，地方已多被破壞，人民財產，損失頗多。一直到現在止，蒲犂一帶依然為匪人所佔，人民受患最深，因為他們給帶來的不是解放，民主，而是徵斂，搶劫，專制。雖然在和平談判時伊方稱這些匪人為他們一系，但是他們並不聽伊偽指揮，而且發動蒲犂事變的，均不是當地土著，所以這裏稱他們為匪。

總之南疆在這一次變亂中，還算保持得最好，較起北疆之淪陷三區，相去不啻天壤。這固然由當地駐軍與警察之英勇善戰，但主要的還在人心未失。從政邊疆的人，記住這一點，保障這一點吧！中國政治的優點在仁和寬厚，天時，地利均不若人和，世界歷史的教訓也證明了這個見地的正確與遠大。控制、壓迫、改變，只能獲得一時的效果，連像揚增新那樣的詭譎政治家，現在去思尚在民間。可見只要使南疆人民能稍自由地吸幾口空氣，有和平，有飯吃，他們也就够了。當然從政者還應該引導人民，走上民主、和平、統一、團結的大道，但是當前的急務還在如何安定他們的生活。

和平談判及其後（新疆變亂記略之五）

在三十四年九月初烏蘇陷落後，綏來立告危急，當地人民棄產陸續逃迪，秩序大亂。同時迪哈公路上也時生匪警，眼看着大局行將不保。可是暴民的目的在當時並不在攻取迪化，北疆的沿邊三區既被他們據去，財富既被他們擄光，自然用不着冒大不韙攻取省城了。同時烏蘇城的一戰，他們已經嘗到了苦頭。南疆各地又終未得手，乃轉而以伊、塔、阿三區為根據地，作政治的爭取了。

和平談判是由伊方提出的。他們陳述意見的主點是：這一次暴動目的並不在脫離中國，而只是要求自治。他們願意派代表來迪化晉謁當局，商討善後的方法。中央很體諒邊民的疾苦，尤其不願用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中央自始至終，便未曾以武力來解決擴大了的伊變。因為從來對暴民作戰，我軍都是處于被動的，從未用飛機去助戰。這種作風，也許有若干人不同意，但是中國政治的不為已甚終有一天會使人懷思的。——所以決定派張部長治中來迪，處理這個問題。這個消息傳出後，迪化人民的心略得些鬆緩。綏來前方的戰事也漸轉入沉寂。兩方隔河相持，各佈工事，沒有較大的接觸。三十四年十月二日，伊方代表賴希木江（三十餘歲的塔蘭其族，原係伊犂商人，頗幹練，通俄語，是個文化人），阿和買提（四十歲的塔蘭其族，原亦係商人；思想「前進」，二十六年被盛前政府捕押，在獄七年餘，備嘗辛苦，三十三年秋釋出，學識頗豐，通俄文語，人亦幹練），阿布都哈依爾吐烈（五十餘歲的哈族，牧民，無何知識），等三人乘汽車到綏，由我駐軍保護，並經省府派代表鍾棣華往迎，當日抵

遇，住特別招待處。他們都穿着草綠色軍服，配着月星肩章，與月星勳章，自稱為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代表，態度異常高傲。齊隔張部長寬。張部長很誠懇地對他們宣示了中央意旨及對邊民的關切，舉許多實例，並說明了中央保障國家領土完整的決心。所有這些談話都能夠感動人，都不是空泛的政治宣傳版。代表們漸漸地在言語上，在態度上，開始好轉。在某次張部長的招待宴上，張部長把新疆歷史作了個簡括回溯。這篇講話充滿了真實熱情與誠摯。可是代表們的講話也很動人。他們說：「我們好好的一家人，晚飯還快樂地在一起吃，可是夜裏也許父親或兒子，也許父親同兒子被政府叫去了，從此我們再不會相逢了，財產也統被沒收了。從溫暖的屋子裏被扔出來的女人孩子們還有什麼活呢？政府還把她們發配他地，多少家庭破碎了。試問這樣的生活，誰能夠長此忍受呢！……」歷史的錯誤，在新的局面下，大家于追溯之後，已不再談了。可是解決問題，中央已經作了許多讓步，但雙方相去，仍然很遠。十月二十二日，代表們攜着中央提示條款作。十一月十三日，依舊是那三個代表，乘中蘇民航機，由伊飛迪，提出彼等對中央提示案的意見。內中充滿着非分要求，無異要求脫離中國。但是張部長爲顧全新疆大局，凡可以由于容納的，都容納了。雙方意見，漸趨一致。二十七日，代表等再返伊犂。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們三度飛迪。一般人以爲馬上可以作和平簽定了。可是他們又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往返周折，談判幾至破裂。在這裏我們深佩張部長的容忍精神，因爲在目前國內外情勢下，在數千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新疆的歷史情因下，政府不容忍是找不到出路的。在當時有許多人以對張部長的作風，當爲若是站在狹義的國家主義立場上，好像我們太慢了，好像我們太讓步了。（這個談判中的討價還價經過非常複雜，從最初的中央提示案到本年一月最後簽字，中央是一貫地容忍讓步。中央提示案中所列，到最後幾至都改易，此中詳情，因篇幅及種種原因所限，此地不談），但新疆能有今日的和平，能夠通過那樣不安的局勢，是張部長的遠大胸懷與東方政治家的作風爭取來的。歷史事件要有歷史去批評，一般俗見是不足以決定成敗的。

三十五年一月二日舉行了協議簽字，地點在新大樓。新大樓是盛前督辦建修的，宏莊、美麗、嚴整，在西北還見不到那樣的地方最高官吏的公邸。盛先生是在那裏計劃並推行他的政府。盛先生的果決，機警與處理政務的才幹，觀測事局的眼光，識別個性的智慧，運用人才的手腕，在近三十年的中國政壇裏是很少的。但是他的發瘋在今天竟作了解決他十年「政績」的局所，既爲他自己始料所未及，且亦令我們感到人事滄桑與[illegible]明、並論在政治上之不可恃。協議簽定的內容計主文十一條，附件二項：主文中可分數點：

一、政府給予人民以選舉行政官吏之選舉權。其程序爲，省作縣決三個月內各縣人民選舉縣參議員，成立縣參議會，縣參議會選舉縣長、副縣長。至縣政府科長以上人員，由縣長保薦，送請縣參議會核定。區行政督察專員，由當地人民保薦，呈請政府核定。縣參議會成立後依法選舉省參議會，省參議會代表人民之公議，監督和協助省政府功令。

綏來西大橋，政府軍與暴民隊伍曾在此相持，該橋已燒。（現橋西仍屬事變區）

二、政府給予人民以信仰宗教之完全自由。

三、在國家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內文書用國文與回文。

四、在小學中學用本族文字教授，但中學以國語為必修科，大學以教學需要，用國文和本族文字。

五、政府准予民族文化和藝術自由發展。

六、政府准予出版集會，言論之自由。

七、政府根據人民之生產力並視其力量規定其稅率，人民經明瞭幫助政府經濟上之需要，自當負擔，但以不妨礙人民之生活，經濟之發展為原則。

八、政府給予商民與對內外貿易自由，但對外貿易商民須遵守中外商約之規定。

九、准予組織民族部隊，此項部隊之補充，以回教徒為原則，此項部隊應照國軍重新改編。

十、新疆省政府組織中由中央政府擴充為二十五名委員，其中由中央直接任命者十名，其餘委員十五名由各區人民代表保薦，呈請中央任命。由中央直接派定之委員十人中包括省主席、秘書長、民政廳長、財政廳長、社會處長、教育廳副廳長、建設廳副廳長、衛生處副處長及委員二名。由各區人民代表保薦，呈請中央任命之委員十五名中包括省副主席二人，副秘書長二人，民政廳副廳長，教育廳廳長，建設廳廳長，衛生處處長，財政廳副廳長，社會處副處長及委員八人。

十一、事變至現在方變捕獲人士，事件解決後十天以內互相開釋，今後雙方保證不得加以歧視。附件一是關于省委（地方選舉的）選出的方法，即事變區與非事變區選出的省委之職務分配。附件二是問題的中心，即在此次簽定中亦未解決，是關于民族部隊的問題。代表等于一月十日再飛伊請示。

「從一月以後，伊方消息沉寂，張部長也返回重慶。綏來前方，小有接觸。南疆喀莎二區匪人蠢動，經省軍制止住（見前），大局又呈現動搖。一直到四月，那三位代表才四度飛迪。從四月二十六日謁見再來新省的張部長，中間經過許多周折，尤其是關于軍事問題，磋商到六月，始告妥貼。代表賴希木江再飛返伊犂，越數日同前由綏民停去阿山專員高伯玉及高級軍人二名返迪，再行交換意見，新省局部事變問題，至此始正式告一結束。軍事小組亦出發綏來。七月十五日在省召開慶祝和平大會，同時舉行新省委就職典禮，由于右任院長監誓。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大會是在西北行營（前督辦公署）門前的廣場舉行的。這個廣場也是國內若干省份省最高機關門前所無的，是盛先生留給我們的。新疆在盛氏時期，羣衆大會是政府的拿手好戲。其規模、佈置、秩序、參加者的情緒（縱然是被強迫的），都不是內地所能企及的。這次的和平大會，未曾參加過盛氏時期市民大會的人，尚感到很隆重、熱鬧，但是被過盛氏政治洗禮的人，只感到它的零亂，沒有秩序。可是當阿和買提副主席高喊「親瑪」（註）開始他的講演時，參與的回教同胞，其興奮是難以筆墨形容的。

新政府的陣容：主席張治中將軍，副主席阿和買提（伊代表），鮑爾漢（塔塔爾族，智識甚豐，通國文國語並通英、俄、德等語文，在新從政多年，二十六年于土產公司經理任內被押。三十三年冬釋出，任迪化區專員），秘書長劉孟純，副秘書長阿巴索夫（維族，伊偽內政部長），沙力士（哈族，哈柯文化委員會主委），民政廳長王曾善，副廳長賴希木江（伊代表），財政廳長盧郁文（未在），副廳長馬廷驤（回族，鄯善富戶），教育廳長蔡鎬鼎（伊偽教育部長，維族），副廳長蔡忠賢（新疆人），建設廳長伊敏（維族，在重慶多年，富于歷史智識，曾遊學近東各地），副廳長顧謙吉，社會處長趙劍峯，副處長爾德尼（蒙族），衛生處長達列里汗（哈族，阿山畢民軍事首領，未來參加）……

在這個期間，政治犯開釋了。實際上自從吳忠信主席蒞新之後，並未因政治事件捕過若干人。只在三十四年五月間，因某暗殺案逮捕了五十餘名，陸續開釋。迄本年六月，只餘二十名要犯了。餘若干陰謀組織政府，雖取得證據，均未逮捕。最大限度，不過由當事機關傳來加以警告吧了。此外尚有盛氏時期繼押的人犯百餘名，（在吳主席蒞新時，僅在迪化有政治犯二千餘名，其中最久者有二十六七年押犯百餘名），均經開釋，餘下的百餘名是因為有特種關係的人犯，但是在此時也全數釋放了。維、哈等族人士，在此際不免有些囂張，但幾十年來的高壓，一朝得有自由，出乎正常的舉動。也是人情之衡，因此政府均曲予容忍，示以寬大。當時有幾件騷動一時的事件，如某航空員在迪化南樑被暗殺，維族流氓搶刧與漢民結婚的回教女同胞等，但前者案尚未破，暗殺者究竟是維民抑或漢人，因爭風吃醋下此毒手，尚未可知。後者是流氓們的衝動，即伊方委員阿巴索夫也力表反對，早經平息。接着政府宣佈了施政綱領，這個綱領可以說是中國其他省份所無的民主政綱，當然要看將來執行如何，再能論評。總之，張兼主席是抱着最大決心來洗刷千百年新疆土地上的積垢，爭取動搖的人心，並力謀中蘇關係的親善的。

伊方的目的是維持伊塔，阿三區的半超然性。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進一步的爭取。所以他們要主持教育及經濟。省貿易公司改為企業公司，但終不能不取消。選舉進行中他們已分遣人員，到各區廣散宣傳品。新疆

（下轉第六頁）

中宣部甯(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s Electriques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膠皮線，鉛皮線，花線，堅性橡皮線，風雨線，紗包線．軍用電話線，幷製馬達，電話機．電表，以及其他各種零件，無不應有盡有，如蒙垂顧．不勝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上海總行

四川路一三三號卜內門大廈二樓

電話 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 四七三號
電報掛號 DALCO

敬請定閱諸君注意：

最近郵資加價，本刊每本寄費如左：

1. 平寄 十元
2. 掛號 一百六十元
3. 航平 三百一十元
4. 航掛 四百六十元

訂閱時，請註明寄遞方法！

凡欲更改寄遞方法者，請速來信，並望註明定單號碼！

中國實業染織漂廠

本廠出品

各色士林布
各色細布
各色光斜
海昌藍布
標準色布
各色斜紋
各色卡旗
各色洋紗
法西襯布
不退色布

廠址：中正南二路四一〇弄七九號 電話七三四九五
發行所：福建南路四一〇—二號 電話八一八五八
事務所：甯海東路九一號 電話八七〇七九